

新 著
中國文學史

林之棠 著



北平華盛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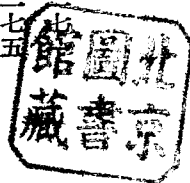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史卷中目錄

擬修正稿

第五編 兩晉南北朝文學

- 第二十一章 兩晉南北朝之文學背景……………二七五
- 第二十二章 兩晉南北朝之思潮與文學總述……………二八一
- 第二十三章 兩晉南北朝之文藝作家……………二八一
- 第一節 晉阮籍……………二八一
- 第二節 陸機……………二八六
- 第三節 潘岳……………二九〇
- 第四節 左思……………二九二
- 第五節 嵇康……………二九六
- 第六節 張華……………三〇〇
- 第七節 郭璞……………三〇二
- 第八節 潘尼……………三〇五

目錄



8035

目錄

第九節	陸雲	三〇六
第十節	張協	三〇七
第十一節	張載及其他	三一二
第十二節	宋顏延之	三一六
第十三節	陶淵明	三二三
第十四節	謝靈運	三三三
第十五節	鮑照及其他(第十五節四字印漏)	三五三
第十六節	南齊謝朓及其他	·
第十七節	梁江淹	三七一
第十八節	任昉	三七八
第十九節	沈約	三八二
第十九節	蕭統	三八七
第二十節	鍾嶸	三八九
第二十一節	劉勰及其他	三九二

第二十二節	陳徐陵	三九五
第二十三節	後魏酈道元及其他	三九七
第二十四節	北齊邢邵魏收	三九九
第二十五節	後周王褒	四〇一
第二十六節	庾信	四〇二
第二十四章	兩晉南北朝之樂府	四〇七
	晉石崇 宋鮑照 湯惠休 陸凱 齊王融 謝朓 孔稚珪 釋寶月	
	梁簡文帝元帝 邵陵王 梁江淹 陳後主 徐陵 顧野王 徐德言	
	吳當野 吳思玄 陳少女 北齊 蕭懿 馮淑妃 無名氏 北周庾信	
第二十四章	兩晉南北朝文學總述	四七七 (此處應作四二七誤印)
第六編 唐代文學		
第二十五章	唐代文學之背景	四七九
第二十六章	唐代文學總述	四八一
第二十七章	唐代文藝作家	四八三

第一節	王績	四八三
第二節	盧照鄰	四八四
第三節	王勃	四八四
第四節	楊炯	四八六
第五節	駱賓王	四八六
第六節	沈佺期	四八八
第七節	宋之問	四八九
第八節	陳子昂	四九〇
第九節	劉希夷	四九二
第十節	李白	四九二
第十一節	杜甫	四九九
第十二節	王維	五〇九
第十三節	孟浩然	五一〇
第十四節	高適	五一三

第十五節	王昌齡	五一四
第十六節	韋應物	五一四
第十七節	韓愈	五一五
第十八節	柳宗元	五二七
第十九節	張籍	五三二
第二十節	元稹	五三二
第二十一節	白居易	五三三
第二十二節	溫庭均	五四六
第二十三節	杜牧	五四七
第二十四節	韋莊及其他	五四八
第三十八章	唐詩發達之原因	五五三
第七編 五代文學		
第二十九章	五代文學背景	五五五
第三十章	五代詞學發達之原因	五五七

第三十一章 五代詞家

五五九

第一節 馮延巳

五五九

第二節 李後主

五六〇

李存勗

和凝

牛嶠

薛之蘊

毛文錫

牛希濟

顧夔

毛熙震

歐陽炯

孫光憲

張泌

李璟

第五編

兩晉南北朝文學

第二十一章 兩晉南北朝之文學背景

晉承三國之後，蒼生脫戰爭之苦，方冀少康長綿，不圖愆荒以起，當時曠遠之士皆優遊竹林，棄禮法如土梗，視義理如桎梏，兩漢儒風蕩然無存矣。道教草萌，清談潮湧，惠帝嗣位，八王樹兵，懷帝之世，五胡乘之。及至愍帝，行酒狄庭，腥流穢張，荆棘銅駝，江河頓異，東晉而後，宴安江沱，雖有運甍之士衡，擊揖之士雅，枕戈之越石，絕裾之太真，亦不能歸浸疆之咫尺。迨至恭帝，卒禪位於宋。

劉裕乘東晉之衰，身沒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葉，而六王不以壽終。別宮令出，至嘆後身勿世世帝王家。

蕭道成弑宋主國號齊，不六傳國重歸梁。蕭衍敦戒業，治清淨，信中原收守之夢，納侯景內附之謀，餓死台城而佛莫之救。殆至鼎命中淪，邦家繼覆。陳霸先移梁捨身莊嚴，延祚後主，鹿遊姑蘇。總觀上述，自西晉衰微以後，東晉偏安江左以來，僅百年中，揚子江流域之民族一變而爲劉宋，再變而爲蕭齊，三變而爲蕭梁，四變而爲陳陳，以百餘年最短之期，國姓更迭者凡四，君主更迭者二十有四，臣弑君，子弑父，戕賊丞報，習爲故常。鮮卑民

族之後魏，遂乘隙南下，當劉宋內亂之時，一舉而下河南，再舉而定山東，宋齊更迭之際，略取淮北，進窺淮南，齊梁更迭之交，又略取義陽三關，進窺漢水流域，取漢中，進窺揚子江上流流域。梁陳更迭之交，魏室內亂，中分爲二，西魏略取四川，雲南，湖北以後梁爲保護國，與陳分據揚子江上流中流流域，東魏略取江北，淮南，與陳分據揚子江下流流域。代表漢族之南朝（宋齊梁陳），國勢如鼠入牛角，日漸縮小，後魏入中國已久，崇奉道教，至太武，詔州郡縣各聽建佛圖一區，並作石窟寺於伊闕，以爲九層浮圖，高九十丈，極土木之盛，自分裂以後，東魏政柄入於高歡，西魏政柄入於宇文泰，歡卒，其子高洋握政柄，封齊王，自稱皇帝，是爲北齊文宣帝，廢孝靜帝爲中山王，而弑之，夷其族，東魏亡。越七年，西魏宇文護奉周公覺篡位，弑恭帝，是爲北周既而北齊又爲北周所滅。溯自劉宋至蕭梁，常受北朝（後魏北齊北周）壓迫，及後魏分裂，北朝之勢稍衰，至侯景作亂，南朝之勢又殺，北周北齊乘勢南下，盡取江北淮南，山南，劍南，雲南等地，南朝所餘者，僅江南嶺南一隅，較之劉宋全盛時代，不過二分之一，幸而北方分裂爲二，時常構兵，集注全力南侵爲時勢所不許，南朝之陳，藉以苟安旦夕，及北周滅北齊，黃河流域漢水淮安流域，與揚子江上流流域，併爲一大國，均勢之局破，隋室混一中國之機從此兆矣。（參考中國通史）

總西晉武帝泰始元年西曆紀元後二六五年迄陳後主禎明二年西曆紀元後五百八十八年，前後凡三百二十三年，幾於無歲不在戎馬倉皇中，亂臣賊子，殺奪相承，在此亂離中，文學之意識，自然出入於怨怒哀思中，其超然者則表裏清談與自然混合爲一，亦非復承平安樂之晉矣。

第五編 兩晉南北朝

第二十二章 兩晉南北朝之思潮與文學統述

兩晉南北朝道佛二家之說盛行，道家有玄理丹鼎符錄，魏晉之交之何晏，王弼，東晉之葛洪，昌丹鼎，南齊之陶弘景，後魏之寇謙之唱符錄。佛教如晉之賈惠遠，簡道安，讓德顯，智嚴，曇曇，鳩摩羅什，梁之達摩，後魏之惠生，或從事譯述，或從事宣傳，僧尼多至二百萬人，寺三萬餘區。氣節名教蕩然無復存矣。

此時代之思潮如此，則文學潮流之趨向可知矣。初有惠遠者俗姓賈氏，雁門人，聞道安講般若經因而大悟，遂皈依之，後避苻秦之亂，入晉居廬山，與劉遺民等十八賢，同修淨土，中有白蓮社，因號「蓮社」，陶潛等皆與游焉。其後天竺鳩摩羅什，長安僧法顯，漳州僧智嚴，寶雲，北燕僧曇摩竭等，宋時多居江左，宣教譯經之事，極盛一時，當世名士如謝靈運，顏延之等皆爲文贊揚佛理。陶謝爲一代文宗，接近蓮社沙門，其思想之潛流可知而知矣。

陶謝而外，晉有：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稽康，張華，陸雲，石崇，曹摅，何邵，劉琨，庾詵，郭璞，郭泰機，顧愷之，顧退，載凱，張載，傅玄，傅咸，繆襲，夏侯湛，王濟，杜預，孫綽，許詢，戴逵，殷仲文。

宋有：顏延之，謝朓，謝混，袁淑，王微，王僧達，謝惠連，鮑照，傅亮，何長瑜，曜璿，范曄，南平王鑠，建平王宏，謝莊，蘇寶生，陵脩之，任季緒，戴法興，區惠恭。

齊有：謝朓，江淹，惠休，道猷，寶月，高帝，張永，王文憲，謝超宗，丘靈鞠，劉祥，檀超，鍾憲，顏則，顧則心，毛伯成，吳遵遠，許瑤之，鮑令暉，韓蘭英，張融，孔稚珪，王融，劉繪，江祐，王巾，卜彬，卜錄，袁暉，張欣泰。

梁有：范雲，邱遲，任昉，沈約，陸厥，虞羲，江洪，鮑行卿，孫蔡，蕭統，鍾嶸，劉峻，劉勰，何遜。

陳有：徐陵，陰鏗。

魏有：酈道元，溫子昇；北齊有：邢邵，魏收；後周有：王褒，庾信；

文學之盛，彬彬於此矣。其最著者，如晉之阮籍，陸機，潘岳，左思，稽康，張華，郭璞，孫綽，許詢；宋之顏延之，陶淵，謝靈運；齊之謝朓，江淹；梁之任昉，沈約，鍾嶸，劉勰，何遜；陳之陰鏗，徐陵；魏之酈道元，溫子昇；北齊之邢邵，魏收；後周之王褒，庾信是也。其本傳及其代表傑作，將於下章述之。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云：「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稽志清峻，阮

旨蓋深，故能理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真，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衡，采繹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辨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比近世之所競也。」

《文心雕龍詮賦》云：「太冲安仁，策勛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繹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

《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嗣宗倜儻，故慮周而藻密，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輕飛，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鍾嶸《詩品》云：「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然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于時篇計，理過其辭，淡乎旁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蔡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允，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先是景純，用備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聘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逾麗之辭，無聞焉爾。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與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若夫敷衍論心，商推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西京之作；仲宣霜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并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關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顧，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寶暉劉勰沈約評衡當代文學，最爲精當，故附錄於此。

第二十三章 兩晉南北朝之文藝作家

第一節 晉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瑤，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讀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絜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學每嘆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

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椽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抗簪，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采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迄迴繆恩，以光清舉。

初濟舉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

復謝病歸，復爲尙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謀。

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時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

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

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藏否人物。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園墓，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暗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飗，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脊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嗟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嘆爲兩得。

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乃稽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

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

鄰家少婦有美色，嘗燻沾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潛至

，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逕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文四年冬卒，年時五十四。

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敍無爲之貴，文多不錄。

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積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裔。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毀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蟻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節晉書阮籍傳）籍詩之最著者爲詠懷詩茲附於後：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設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文選注〕：列仙傳：「江婁二女遊於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其神女也，遂解環
與之，交甫悅受環而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傾城）宋玉登徒子好色
賦，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蹊人行處也。（藿）豆之葉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臯蘭，凝霜霑野草。
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况
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

阮嗣宗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昭明刪去重複存十七首，今取其第一第二第三第五

共四首。「嗣宗傲儼」，「詩旨蓋深」，「故慮周而調遠」（文心雕龍明詩體性）詠懷諸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鍾嶸詩品）蓋「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事在刺譏，而文多隱避」（顏延年注詠懷詩）當其得意忘言，尋妙於萬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稽叔良魏散騎常侍阮嗣宗碑）百世而下難以情測也（顏延年注詠懷詩）

第三節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雷，文章冠世，作辯亡論，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後，利獲二俊。」

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信，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負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頭，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後因以爲常。

時中國多難，載若思等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閒既務功自伐，

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罔不知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采其遠指，著五等論，後爲成王顯所害。（節晉書）

所著文賦甚有名，信不愧「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纒繳而墜會雲之峻」（文賦）

呼亦別具風趣如園葵詩。

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罔譖機爲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故作此詩，以葵爲喻謝穎。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飛。會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文選注：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其鄉之誠也。高誘曰，卿，仰也。誠，實也。毛詩曰，零露漙漙。管子曰東方曰春柔風甘雨乃至。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鄭玄毛詩箋曰，會重也。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感。爾雅曰，綯謂之墉。說文曰蕤草木華盛兒也。

赴洛道中作二首

攬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洛，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懷自憐。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案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文選注：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撻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諱詩章句曰，嗚歎繩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江偉蒼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維進退準辭。說文曰，嬰繞也。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錄曰，雞鳴高樹巔。丁儀寡婦賦曰，賤妾莞莞顧影爲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文選注) (遠存) 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

草南楚謂之莽。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

「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質，馳英華於早年，風鑿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音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折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身遷，嬌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聘，遯骨修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

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安居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深，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末通，運鍾方否，

進不能鬪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質而不諛，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覺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晉書陸機傳論）

第二節 潘岳

潘岳字安仁，荥陽中牟人，自少才名冠世，爲衆所疾，輒遲十年，出爲河南令，未幾選爲長安令，轉散騎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石崇望塵而拜，其母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改，後爲秀所誣，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哀詠之文，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過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以歸」（晉書）。所著悼亡詩，甚爲世所重。

悼亡詩二首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
僮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髮髻，翰墨有餘迹，

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遊川魚，比日中路析，春風綠隲來，晨雷承殘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衍猶可擊。

之子謂妻也。役謂所任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箕踞鼓盆而歌。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纒，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盼枕席，長章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秀髻靚爾容，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胸，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室南端，室之南正門。秋風爲（商）說文溽暑溽暑也。纒細錦也。（髻髻）六

臣作秀髻，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

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列子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不

憂。莊子蒙人，紀猶錄也。鄙其不能遠觀。

潘詩體性輕敏。故鋒發而韻流。文心雕龍爛若舒錦，無處不佳（世說）鍾嶸稱其「原出

於仲宣」(詩品)蓋嘉其輕傲若「翔禽之羽毛，衣被之諧穀也」(初記學)要之「安仁思緒雲霧，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頤；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飄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枝，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蕞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晉書夏侯湛傳論)

第四節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閔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後欲作三都賦，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卬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皇甫謐爲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都，而序之曰，觀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緻，非夫研覈者不得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絕其異，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聞思欲作三都賦，撫掌而笑

曰：「有微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嘆服爲不能加也。」（節晉書）

其詩之佳者如詠史：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亦振。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遠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邈，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文選注：孔安國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曰，震猶威也。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漢書注曰，（邈）縣邈。張衡四愁詩序曰，臺右并衆之家。（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史記，或說主父曰，太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杜預

左氏傳注曰，官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邪。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年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霧縠也，郭璞曰謂蔽蔭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周易曰屯如遭如。國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

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

文選注：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鷦，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疎寂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縣衣，說文曰，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益疎。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爲從約長，並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爲相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爲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爲丞相，二世下斯吏，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字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嗟也，說文曰，啞驚也，王弼周易注曰

，嗟憂歎之心，咄丁忽切倉憊切。莊子曰：鶴鷄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大冲「勳墨橫錦」(文心雕龍時序)「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潛岳。(鍾嶸詩品詠史八首，尤爲「拔萃」(文心雕龍)是之謂「山水有清音，其韵故足賞也。」(詩藪)

第五節 稽康

稽康字叔夜，譙國緃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

錚有稽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大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善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舍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生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道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鄧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何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威；瑛郁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沉默自守，無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列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趣非常，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

「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否。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選能兼善而不渝，窺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達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之，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向子平，臺孝感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見驕（原作驕，依文選改）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

日類，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關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弊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當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疆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願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響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並以爲別。」

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日居目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

辭，以事繫獄，辭相証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繫繼，乃作幽憤詩。

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顏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稽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爲慮耳」。因潛康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覺除之，以摭風俗。帝旣昵聽信會，遂並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觀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

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論，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索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于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晉書）叔夜詩之最著者如酒會詩：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翫高躋，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翫朔禽，織綸出鱸鮓，坐中發美讚，異氣同意軌，臨川獻清酌，徽歌發浩齒，素琴揮雖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榮，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政，寄心在知己。

(朔禽)北鳥也。

「稽旨清峻」，(文心雕龍)「託諷清遠」，(詩品)「文辭壯麗，好言老莊」(三國志魏王粲傳)「學不師受，博洽多聞」(三國志注引稽喜所撰康傳)但評直露才，頗傷淵雅之致耳」。(詩品)

第六節 張華

張華字茂生，范陽方城人也，少孤，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敏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著鷗鷖賦以自寄，阮籍見之曰：「此王佐才也。」由是聲名乃著，旋拜封關內侯，以贊伐吳事，功成，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又以誅璋有功拜光右祿大夫，儀同三司。嗣以不贊廢賈后事被秀等收，夷三族，華博學多聞，著有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傳於世。(節晉書)所著情詩，尤爲雅健，其詩曰：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靈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愒夜促，在戚怨宵長。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文選注古詩曰，盧家蘭室桂爲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
(擁)猶抱也。一云居歡愒夜促。爾雅曰，愒貪也。苦蓋切。

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文選注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春秋漢舍孳曰，穴藏先知雨，陰暄未集，魚已噏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已翔。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劉勰甚贊其章表之備，鍾嶸謂「其原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料，恨少，在季孟之間耳」。堪稱篤論。

第七節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辭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洞悉五行，天文，卜筮之術，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呼！黔黎將漚沒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遂避地東南，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再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溺，璞曰：卿來他處自可，但不可側上相尋耳。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側，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

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曰，無成，敦因疑璞之勸囑亮，又問。卦凶，乃向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遂收璞斬之。

所著遊仙詩最有名，其辭曰：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崗撥丹雘。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翔。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文選注：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鏘鏘纓紱，浪霞倒景，餌王玄都，雖狹志冲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爲棲，又曰逖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逖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輶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撥拾也。都活切。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蕘，故曰丹蕘。靈籛籛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籛，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必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爲梯，可以陵虛。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污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妻之居世

亂，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耒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
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左氏傳曰，魯人之阜，
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翹迹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
蹇時脩不存，要之將誰使。

文選注：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
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羊。史記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於鬼
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
自號鬼，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廣雅曰，翹舉也。呂氏
春秋曰，昔堯朝許田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

變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高誘曰，堯爲閭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鄒玄，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者，吾未嘗啟齒，司馬彪曰，啟齒笑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王逸曰古賢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景純「文藻祭麗，詩賦贊頌，並傳於世」（世說文學編注引璞傳）周尤以「仙篇詞多慷慨，乖遠玄宗」（詩品）豈獨「挺拔爲俊」（文心雕龍）抑「且中興第一」（詩品）矣。晉書稱其「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中朝，振辭鋒於南夏，」非過譽也。至若語怪徵神，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節晉書郭璞傳論）

晉代詩家除上列數子外，豫其流者如潘尼，陸雲張協張載是也，茲並略附諸子本傳，及其代表傑作於後：

第八節 潘尼

潘尼字正叔，少與從父岳俱以文章知名，歷中書令，永嘉中稱太常卿。所著有迎大駕詩一首甚有名。

南山鬱岑崕，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蘂被廣濕。朝日順長陰，夕暮無所集。歸雲乘穩浮，淒風尋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尙未夷，矧函方險澀，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驎見雜繫，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徐干戈戢。

漢書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

鍾麟稱正叔「詩雖不具，而文采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第九節 陸雲

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爲吳王郎中，成都王頤表爲清河內史，機被收，並收雲。其答兄詩云。

悠遠途可極。別促怨會長，銜思繼行邁，與言在臨觴。南津有絕濟，北渚河無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牽牛)星名。

鍾嶸稱士龍與兄衡，「殆爲陳思之匹白馬，」文心雕龍謂「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或能布采鮮淨，敏于短篇」是也。

第十節 張協

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棄人事終於家。所著雜詩甚有名。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蛉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荒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櫺無行跡，庭草萎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瀟海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文選注：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蛉鳴，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火也。君子謂夫也。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爲生熟。鄒子曰春取榆柳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楨之火。《說文》曰，櫨房室之疏也。古詩曰秋草萎以綠。淮南子曰，窮谷之滄，生以蒼苦。《說文》曰籠籠穉也，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虫，人之用計，安能過之。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毛詩曰亂我心曲，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萁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爲立秋，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虫環戶。廣雅曰，凝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萁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尸子曰，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草木肅敬禮之至也。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時難得而易失。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中州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楚辭曰，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蔡琰詩曰竭心自勗厲。

金風扇素節，丹霞啟陽期。騰雲似涌烟，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

閑居玩萬物，離羣戀所思。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墓。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文選注：西方爲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爲霞，陰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閑居已見上文。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時人爲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往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牘書版也。班婕妤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晉灼曰，綦履跡也。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莊子曰無爲無治，謂之道基。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南伯子綦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相嬰。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霧霧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文選注：丹氣謂赤水之氣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毛詩曰，曖曖其陰，毛萇曰如常陰曖然，霧與暄古字通。論衡曰，初出爲雲，繁雲爲霧，蔡雍霖賦曰，

瞻玄雲之隴隴，懸長雨之森森。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主請卜。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行入幽荒，歐駘從祝髮。窮年非所用，此實將安設。甌噲夸瑱璜，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文選注：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資，取也。章甫冠名也。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徐廣曰，騶一作駱，駱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寧曰，祝斷也。鄒玄毛詩曰，從隨也。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曰，窮年忘歸。言流俗之失也。爾雅曰。甌噲謂之甌。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璜飲，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別矣。楚辭曰，攬轡而下節。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凄風爲我嘯，百籟坐自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益。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文選注：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關之屬也。酈道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關，分頭山。說苑曰，齊王曰，大國之樹，必巨圍。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說文曰咆，嗥也。杜預左傳注曰聒，聒也。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莊子子游自地籟則衆竅，是無故自吟白坐也。劉向七言曰，揭來歸耕，永自疎。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不虞。漢書曰，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笮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遵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遵叱其馭驅曰，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然此言王陽驅九折。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

曰，百里奚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殺之，厥，屢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也。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鍾嶸詩品稱其原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采蔥菁，音韻鏗鏘，使人味之聲聲不倦。是也。

第十一節 張載

張載字孟陽，武邑人，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告歸卒于家。所著七哀詩二首甚有名。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臙臙，季世夷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壞過一杯，便房啓幽戶，珠押離玉體，珍寶見剽虜。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蒙籠荆棘生，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及掃，頽隴並羆發，萌隸營農圃，昔爲萬乘君，今爲邱山土，威彼雍門言，悽愴哀今古。

文選注：（北芒）山名。壘壘塚相次貌。後漢書葬孝安皇帝于恭陵，葬靈帝于文陵，葬光武皇帝于原陵。（一杯）喻小也。（便房）塚壙中空也。（雍門）周

漸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冗其中，樵兒牧豎踰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承睫。

詩品：「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傳。是也。

豫其流者並附姓氏於後：

晉侍中石崇 晉書曰：崇字季倫，渤海人，累遷侍中，後拜太僕衛尉。崇有妓曰綠珠，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遂勸趙王倫誅崇。

晉襄城太守曹摅 晉書曰：摅字顏遠，譙國人，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遵等侵掠城邑，遇戰，軍敗而死之。

晉朗陵公何劭 晉書曰：劭字敬祖，陳國人，初爲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襲封朗陵郡公。

盧諶 晉書曰：諶字子諒，范陽人。爲劉琨主簿，轉從事中郎，後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晉吏部郎袁宏 晉書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有逸才。謝尚引爲參軍，累遷大司馬

桓溫記室。後自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卒。

晉處士郭泰機 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之士。

晉常侍顧愷之 晉書曰：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後爲殿中
堪參軍。義熙初，爲散騎常侍。

晉馮翊守孫楚 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
梁令衛軍司馬，爲馮晉太守卒。

晉太尉劉琨 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人。永嘉初，爲并州刺史復加大將軍并州都督建
興六年，其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琨遂奔薊。元帝渡江，復加太尉，後被害。

晉著作王讚 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陽人。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

晉司徒掾張翰 晉書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齊王問辟爲東曹掾，觀天下亂，東歸
，卒于家。

晉司隸傅玄 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晉太僕傅咸 晉書曰：傅咸字長虞，玄之子，舉孝廉拜太子治馬，後爲司隸校尉。

晉侍中繆襲 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人，有才學，至侍中尚書光祿勳。

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泰始中舉賢良，拜郎中，惠帝即位爲散騎常侍。

仲文。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爲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用爲長史。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

晉驃騎王濟。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有雋才，起家中書郎，終太僕。

晉征南將軍杜預。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晉廷尉孫綽。晉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

晉徵士許詢。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晉河內太守阮侃。陳留志曰：阮侃，字德如，尉氏人。與稽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

晉徵士戴逵。晉書曰：戴逵，字安道，性不樂當世。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

晉侍中稽紹。晉書者：稽紹，字延祖，康之子也。累遷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敗於蕩陰，遂被害。

晉黃門棗據。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遷中庶子卒。

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書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

晉中書令稽含。晉書曰：稽含，字君道，紹從子，家鹽縣。毫丘，自號毫丘子。舉秀才，除郎中。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後爲平越中郎將。

晉參軍殷仲文。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爲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用爲長史，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

第十二節 宋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獲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

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時尙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即位出爲始安太守，之郡，道經汨羅潭爲州刺史張紀屈原文以致其意，曰：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此十五字係棠據昭明文選加入）恭承帝命，建旗奮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纜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治時，飛霜急節，蘼芋遶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尙，貞蔑椒蘭，身絕郢關，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寵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嘗遇甚厚。

延之好酒，疏延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史！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詠稽康曰：「鸞翮有時鑿，龍性誰能馴？」

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

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詠劉伶曰：「藉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

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謝爲遠郡。

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日召見，常升坐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自上曰：

「昔同子參乘，衰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

延之既性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邊隱，故論者多不知云，

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疏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諡曰憲子。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節

沈約宋書）

所著詩如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文選註五言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炎天方埃鬱，暑晏閔塵紛。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虫先秋聞。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屏居側物變，慕類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文選注〕：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上炎，（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萼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萼詩傳曰，閔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法言曰，風蕪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虫，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楚辭曰，時稷稷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爲茅。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歎，抱情不叙。桓玄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楚辭曰，惟郢路之遠遠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秋胡詩一首。

文選注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幽閑女，作嬾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倬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燕居未及好，良人願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淒，迴隄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悲哉宦遊子，勞此山川路。

迢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孰知寒暑積，僂僂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勤役從歸順，反路違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授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

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遲遲前塗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離居殊年載，一別祖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

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己。君子失名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文選注：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鸞。劉向別錄

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懷言椅梧佇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鵲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貫)，猶連也，傳玄有女篇曰，容華旣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倅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展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爲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易歸藏曰君子戒卑，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

延年詩鋪錦列繡，雕繡滿眼，雖乖秀逸，亦經綸文雅才也。(詩品)

第十三節 陶淵明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

淵明少有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時人謂之實錄。

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犯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餽以梁肉，麾而去之。

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往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

澤令，不以家界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且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吏種秫。曰：「吾嘗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東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問鄉里小兒？」即自解綬去職，賦歸去來，（棠案晉書此處並載其辭，今本之，附錄于右），其辭曰：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路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暮，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

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徵著作郎，不就。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傾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

先是，顏延之爲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壽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

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索如此。

郡將常侯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于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

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棠案晉書云淵明「不營生產，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此事大半爲蕭傳所無，故補志之。

〔蕭統陶淵明傳〕

陶公一生傑作尙有桃花源記其辭曰：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

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相通，鷄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

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索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家，皆出酒食。

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其詩之佳者如飲酒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文選注：結猶構也。鄭玄禮記注曰，（爾）助語也。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楚辭曰，狐死必首丘，夫人孰能反其真情。王逸注曰真本心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文字集略曰，空鷄衣香也。然露空花亦謂之寫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毛萇曰，非我無酒，可以忘憂也。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尸子曰，晝動而夜息，天之道也。杜育詩曰，臨下覽羣動。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歸鳥赴喬林，此性之始也。

詠貧士詩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輝。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晉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文選注：孤雲喻貧士也。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昧貌。喻衆人也。亦喻貧士。

左氏傳，晉荀吳曰，量力而行，又向戍曰，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也。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楚辭曰已矣國無人兮莫我知。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撻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文選注，上林賦曰，垂條扶疎。漢書曰，張良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閑居賦曰，微雨新晴。（周王傳）穆天子傳也。（山海圖）山海經也。莊子老聃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

擬古詩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遂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閒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文選注尚書曰，酣歌于室。

挽歌詩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嶮。

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佗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文選注：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字

林曰，嶮巖高貌也。蔡琰詩曰，馬爲立踟躕，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詩一首

文選注：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叩拽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榮。

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文選注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說文》曰（冥）竊也，又曰，（竊）深遠也。《左氏傳》趙襄曰，郤穀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心曰，無流鄙人也，不識世情。（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爲西也。《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船楫也。《楚辭》曰，臨心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淮南子》曰，甘瞑于大宵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贖離思篇曰，烈烈寒氣殿，寥寥天宇清。《說文》曰，烏烏明也通白白。《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軍自往。（商）秋聲也。《莊子》下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歸園田居詩五首（錄前三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第二十三章 兩晉南北朝之文藝作家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鸛鷺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衣露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隱隱〕昏昧貌。楚辭：「時隱隱其將罷兮。」〔樊籠〕北史：「楊休之不樂煩職，典選既久，謂人曰：「此官清華，但煩劇妨我賞適，真是樊籠！」」甚言其所不得由也。（鞅）馬頸革也。輪鞅代車，乃以部分代全體之代稱。（墟曲）荒蕪偏僻之鄉間也。（霰）俗曰雪珠。雨點降下時，遇下層空氣，冷度在冰點以下，凝結而成者。與雪本爲一物，特其形式異耳。（莽）意即草也。此處不作灌木之水莽草解。

淵明「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與婉愜（鍾嶸），「質而實綺，蘊而實腹（

蘇軾），「冲澹深遠，出乎自然。」（楊龜山）真「千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鍾嶸）

第十四節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瑛；生而不慧，爲秘書郎，早亡，靈運幼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那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高祖伐長安……爲世子中軍咨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

靈運爲性褊傲，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

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逸，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竝與書止之，不從。

靈運父祖竝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

，與隱士王弘之，孔鴻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兢寫，宿昔之間，土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並自注以言其事。

靈運以族東歸而遊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使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既東遷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璠之以文章賞會，其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愉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

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知峻，旅容易山行。」

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

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回踵湖爲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之，與顓遂構讐，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曰：

「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嶽，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囂，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陸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顓，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証，非但爲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

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羣，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讒，今影迹無端，假謗

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宏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歎，仰憑墜下天繫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遂有異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追討擒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詔曰：「靈運罪覺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往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宗受齊至除口，行達桃墟，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受齊掩討，遂共格戰，悉擒付獄，其一人姓趙名欽，陽縣人，云同郗薛道雙先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郗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若得志如意之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僞饒綠路爲劫盜，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曰：漢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異，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

懷懷凌霜葉，網網衝風茵，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愆，送心自寬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泚，詩所稱魏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

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靈運詩之最著者，如述祖德詩二首。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綵，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若若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蹶圯。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龜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栽枌梓。遺情捨塵物，日觀丘壑美。

文選注：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已。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天雲言高也。曹植七啟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纓）纏也。（垢）滓也。（氛）氣也。謂世事皆惡不相纏繞，不雜塵霧。嵇康書曰，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段生干木也，展季柳下惠也。劉向列女傳曰，柳下惠妻誅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

兮，遂諡曰惠。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喜從之，公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則恐，君子則否。齊侯曰：野無青草，室如懸磬，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不相侵害，齊侯乃還，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呂氏春秋曰：秦將興師伐鄭，賈人竝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候膳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饋，國名也，音晉，今爲晉字之誤也。漢書晉義服虞曰：以師枯槁故饋之，猶食勞苦謂之也。廣雅曰：犒勞也，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爲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起再拜請出，秦將聞之，爲卻十五里，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曰：臨組不肯縲，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縲，繫也，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璧執以爲瑞信，今仲連不受齊趙之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恩惠及物而不受賞賜言勉。

其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明哲謂祖玄也。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氏傳：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朝戎異服，周易曰屯難也。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魏志詔曰：翻然改節，以隆斯民。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晉懷愍帝時，有石勒劉聰等賊，破洛陽懷愍帝沒於平陽。（元始）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孝武，即位年號太元。河外西晉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江界東晉也。左氏傳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杜預曰：介間也。毛詩曰：今也蹙國百里。爾雅曰：圯敗覆也。（蹙）懼也。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橫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拯）濟也。（溺）沒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孔安國《尚書傳》曰：龜勝也。曹植武帝誄曰：人事既闕，聰鏡神理。尚書曰：俊予后，后來其蘇。文軌已見。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輟。左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謂兄曰：上損國家，累世勛勞遠圖之功。山居賦注曰：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

下爲十二州，時晉有七，故云七州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周行五百餘里。山居賦注曰，選神麗之所，申高極之意，臨開也，濬深也。楚人謂深水爲潭，菀樹也。(真)正也。(觀)視也。言正見丘壑之美。

晚出西射堂一首。

永嘉郡射堂。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鄴疊嶸嶸，青翠杳深沈。曉霜楓葉丹，夕暉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尙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文選注：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爾雅曰，山正鄴嶸嶸岸之別名。爾雅曰重嶸兼，文字集略曰，嶸岸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楚辭曰，與曠黃而爲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婢蒼曰，嵐山風也。嵐祿含切。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鳥含情尙勞愛，况乎人而離於賞心。

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女鬢吐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言安排之事，空有新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登池上樓一首。

永嘉郡池上樓。

潛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疴對空林。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峴嶽。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文選注：蟬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蟬鴻也。說文曰蚌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

語注曰，怍慙也。周易，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尸子曰爲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魏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病病也。廣雅曰，聆聽也。李陵書曰，舉目言笑。洞簫賦曰，嶮嶮巒嶮。楚辭曰，欸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毛詩豳風曰，春日遲遲，采芣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遯世無悶。

遊南亭一首。

永嘉郡南亭。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久痾昏墊苦，旅館眺郊歧。澤蘭漸被逕，芙蓉始發池。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感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岸。

文選注：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霽

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筴，清有餘也。張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曠曠員如規。毛萇詩傳曰，癡病也。尙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昏墊溺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楚辭曰，皋蘭被選兮，斯路漸。廣雅曰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菱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昭。爾雅曰夏爲朱明。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戚戚而不解。古張歌行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餌葑既止，故有衰病。蒼頡篇曰，餌食也。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向影曰，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尙書曰，時惟良顯哉。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

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度輿沒。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文選註〕：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

上蒸爲霞，陰而赫然。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壩棄地。韋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躐也。顧啟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爲標的。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

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

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

海賦維長絹挂帆席。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爲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

越遠也。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之朝廷議，故云子牟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遣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韓子，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節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污，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文選注：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林壑斂顏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翹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文選注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

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尙早，正歷曰太陽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霹雲飛貌。杜預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懈切。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愜息也。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詩慎曰，澹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外物輕矣。廣雅曰，愜可也。楚辭曰，顛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劉涓子吳郡賦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爲命。說文曰，推排也。爲推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躡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

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噉噉夜爓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携。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蕤。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文選注：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駭。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棲。廣雅曰，躡治也。西京賦曰，躡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景福殿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毛詩曰，河水洋洋，比流活活。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廣雅曰，噉鳴也。漢書曰，蜀巖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巖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携離也。古樂府有歷九秋，姜蕪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新序，榮啟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愛樂不能入也。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援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隈隩，蒼遶陟陁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抱飛泉，攀林撻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動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為美，事味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文選註：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臨且相呼，說文曰，曙且明也。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鷗為浦於到切。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陁。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陁，陁胡庭切。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賢典切。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逸也。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冒覆也。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猶今言酌也。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羅。靈運南樓中望所知暹客詩曰，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摘若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

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棗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言事無高齷，而情之所賞，即以爲美，此理幽昧，誰能分別乎？淮南子曰，吾獨懷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道是非，又遺其所遺，遺之以至於無遺，然後無所不遺，而是非去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

江南俗歷覽，江北曠周旋。懷雜道轉迴，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文選註：長門賦曰，眞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爾雅曰，迴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涓子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眞仙人變形也。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迨區中之隘陬。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懷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文選注：楚辭云，日杳杳以西頽，路長遠而窘迫。王逸注曰，言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舒志也。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遲猶思也。陸機贈馮文熊詩曰，問子別所期，耀靈緣扶木，三五謂十五日也。禮記曰，月者三五而盈也。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繁已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杜預左氏傳注曰，適歸也。即事即此離別之意也。列

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周易曰：睽乖也。賈逵國語注曰：搯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楚辭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兮若歲。楚辭曰：折踈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又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楚辭曰：媒絕路阻，言不可結而贈也。毛萇傳詩曰：問遺也。又曰：慰安也，杜育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毛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爾雅曰：覲見也。良覲謂見良人也。

齋中讀書一首。

永嘉郡齋也。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迺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文選注：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文賦曰：觀古今於須臾。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

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理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爲之語曰，惟寂惟漠自投于閣。潘安仁夏候湛誅曰，執戟疲楊。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曰傀大也。情在無故曰大傀音瑰。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賴脩竹茂林詩一首。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難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醕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說。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噉。岸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文選注：方言曰，躋登也。論衡曰，幽居靜處，恬澹自守。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執居無事而披拂是。毛萇詩傳曰，捫持也。楚辭曰，嫋嫋兮秋風，王逸注曰，嫋嫋風搖木貌也，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張方言曰，敦信也。楚辭曰，瑤席兮玉瑱。毛詩曰飲此醕矣，理蒼曰滑美貌也。曹子建樂府詩

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攀桂枝兮聊淹留。言所思念邈若霄遙孤影獨處，莫與忘憂。蔡琰詩曰莞莞對孤影，怛咤靡肝肺，毛萇詩傳曰，謾忘也，張翰詩曰，單形依孤影。楚辭曰，噉將出兮，東方。王逸注曰，始出其形噉噉而盛大也。言悲感已往，而天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者來，而物我俱喪，故情無所存往，謂適彼可悲之境也。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爲居。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鍾會老子注曰，經護爲營也。司馬遷書曰，可爲智者說，難爲俗人言。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文心雕龍明詩）靈運其代表也。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詩品）內無乏思，外無遺物，（詩品）故能含跨劉郭，凌轡潘左」。（詩品）「方軌前秀唯鮑俊」，（宋書），誠不愧元嘉之雄（詩品）古今山水詩人之宗也。

鮑照

鮑照字明遠，世祖時，照爲中書舍人，臨海王子璵爲荊州，以爲前軍參軍，子璵敗，爲

亂兵所殺。

明遠詩之最著者如

行樂至城東橋一首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園。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迅風首且發，平路塞飛塵。擾擾游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閒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尊賢永昭灼，孤賤長隱淪。容華坐消歇，端爲誰苦辛。

文選注：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楚辭曰，嚴車駕兮戲游。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闔城曲也。（隅城隅也）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爲余先乎平路。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且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爲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

胡子妻謂秋胡曰，子辭親往仕。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治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者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愚陋小生隱淪，請幽隱沈淪也。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轆軻長苦辛。

還都道中作一首

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舉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艦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倏悲坐還合，我思甚兼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行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文選注，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

處也。江賦曰，駭瀾浪而相礪，言客行既惜日月，乘崩波之上，不可少留。廣

雅曰，適急也也。（鷗）水鳥也。漢書音義，李斐曰，鷗船前頭刺櫂處也。楚辭

曰，長太息而掩涕。絕猶盡也。彙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周易

曰，不出戶庭無。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懷壁不可以越鄉。

明遠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齊書）製形寫物（詩品）傾炫心魂。（齊書）得景陽之諷詭

，含茂先之靡嫵，音節強于謝昆，驅邁疾于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

豫其流者，並略附生平於後：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書曰：謝瞻，字宣遠，東郡人。宋黃門郎，以弟晦權貴，求爲豫章太

守，卒。

宋僕射謝混宋書曰：混字叔源，爲尚書右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宋太尉袁淑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府。勅

當行寢逆，淑諫見害。孝武立，贈侍中太尉。

宋徵君王微宋書曰：王微，字景玄，琅牙人，除南平王鑠，右軍咨議。微素無宦情，

並陳不疾就。江湛舉爲吏部郎，卒。

宋征虜將軍王僧達 宋書曰：王僧達，琅玕人，初爲始興王參軍，後爲征虜將軍，以屢犯上顏獄於中賜死。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族兄靈運，深加知賞。後爲司徒彭城王法曹，年二十七卒。

宋記室何長瑜 宋書曰：何長瑜，東海人，初爲謝方明所致，教子惠連，與靈運，荀雍，羊璉之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爲四友，後爲臨川善廢記室參軍。

羊璉名璉之，太山人。

宋詹事范曄 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爲高相國掾，稍遷至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宋孝武帝 宋書曰：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封武陵王。元凶劭弑逆，舉兵誅劭，遂即帝位。

宋南平王鐸 宋書曰：字休文，文帝第四子。

宋建平王宏 宋書曰：字休度，文帝第七子。

宋光祿謝莊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仕至光祿大夫，卒年三十六。

宋御史蘇寶生 宋中書令史陵脩之 宋典祠令任曇緒 三人宋書無傳。

宋越騎戴法興 宋書曰：戴法興，山陰人，爲南台侍御史，廢帝即位，遷越騎校尉。

宋尙書令傅亮 晉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爲中書郎。宋武帝受禪，加尙書僕射

元嘉三年，誅。

第十五節 南齊謝朓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

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勸，密以啟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羅尉者，寥廓已高翔」。

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賤辭子隆曰：「故吏文學謝死罪死罪，即日被尙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此二十八字係棠據文選加入）朓聞潢汗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鷺鷥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阜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悵。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葉，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襄探一介，抽

揚小善，拾未場圃，奉筆兔園，東治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旂，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睇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海方春，旅鬪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鯉與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尋以本官兼尙書殿中郎。

隆昌初敕朏接北使，朏自以口訥，啟，讓不當。不見許。

高宗輔政，以朏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繕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秘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

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與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上甚嘉賞之，遷尙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上優答不許。

朏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東昏失德，江祜欲立，江夏王寶玄，未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輕脫，不

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篡，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家國事。遙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朏，欲以爲肺腑。朏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懼見引，即以祜等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祜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朏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暄等，連名啟誅朏。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朏下獄，死時年三十六。（節梁蕭子顯南齊書）

玄暉詩之最著者如

游東田一首

朏在鍾山，東游還作。

感盛苦無惊，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矚仟仟，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文選注〕：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惊，爲樂亟。韋昭曰穆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居苦無惊，駕遊博望山，穆裁宗切楊，俾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廣雅曰，芊芊盛也，仟與芊同。言野外昭曠

，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爲此春酒。

郡內高齋閑坐蒼呂法曹一首

郡是宣城郡。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文選注，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怵怵，列子文舉謂叔龍曰，吾月（？）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躒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解嘲曰，歷金

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王山西王母所居者，臯甫謚釋勸曰，排闥闔步玉岑。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兩府同僚一首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鵲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烏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

〔文選注〕，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關中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湖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鳩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古詩曰，驅車策鷄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王郊鄆其南門。

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爲丘，丘南曰陽。荊州圖記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西接昭丘也。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軫，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南中八志曰，交阯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屬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喻蜀父老曰，猶鷦鷯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蒼澤。廣雅曰，窳，深也。廓，空也。

詠王晉安一首

五言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拂霧朝青閣，日盱坐形闈。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文選注：爾雅曰，稍稍權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權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繡，碧樹而冬生，繡則柚字也。鴻雁南樓。衡陽，不至晉

安之境，故曰寧知也。左氏傳，趙鞅曰，日旰矣，說文曰旰日晚也。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安在我。言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尙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郡內登望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眺出爲宣城太守。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嶮密帶遠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愴怆魂屢遷。結髮倦爲旅，平生早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

文選注張景陽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說文曰，楚叢木也。鄭玄毛詩箋曰，兼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也。江賦曰幽澗積阻沈約宋書曰宣城郡太康中，分丹陽立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戰國策曰，飲茹溪之流。漢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經注曰江連春穀縣北，又合春

穀水。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廣雅曰：曠，曠也。楚辭曰：招徕侃而永懷，招徕，招徠，切。侃，侃，切。漢書霍光結髮內侍。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晏子春秋曰：景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南陽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于遼東。皇甫謐高士傳曰：人或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飲食也。

直中書省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桃轉中書郎。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紅藥當階繡，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胎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文選注：紫殿，紫宮也。漢書成曰：神光降集紫殿。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西都賦曰：玉階彤庭。西京賦曰：赫伊以弘敞。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日華曜宣明。又曰：武帝作栢梁銅柱，承露盤，僊人掌也。晉灼

甘泉賦注曰，玲瓏明見貌也。東宮舊事曰，殿有四面綵綺連錢。楚辭曰網戶朱綵刻方連。王逸注曰，網綺文縷也，綵綠也。網與罔同。而義異也。淮南子曰，窮谷之汚生以蒼苔。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邪。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莊子曰，惠施之材駘蕩而不得，逐物不反，司馬彪曰，駘蕩猶施散也。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笺曰如鳥之飛翰也。

和徐都曹一首

宛洛佳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逕，桑榆陰道周。東都已椒載，言歸望綠湄。

文選注：古詩曰驅車策馬遊戲宛與洛。鮑昭結客少年場曰，表裏望皇州。楚辭曰結余軫於西山。周禮曰東方謂之青。蜀都賦曰，列綺踈以瞰江。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班固漢書贊曰諺

日，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鳴鳩棲於桑榆。毛詩曰，有杖之杜，生于道周。毛詩曰，周曲也。毛詩曰，以我覃耜載南畝。毛詩曰，覃利也。王肅曰，椒始也，載事也。言用我之利，始事於南畝也。毛詩曰，言旌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五言集云王主簿名季哲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糜燕，辭寵悲班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粧變。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尙爾，故人心不見。

文選注，漢書元紀曰，賜單于符詔掖庭。王儻爲關氏。應劭曰，名儻，小字昭君，娶女曰聘，據單于而言也，琴造雍門周曰，一赴絕國。掖庭王昭君所居也，長門陳皇后所居也。南都賦曰，接歡宴於日夜。古樂府詩曰，上山採蘂燕，下山逢故夫，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除）緩也。鄭玄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傳曰，楚成鄭子啓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啓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啓遂行不顧。曹植詩曰

，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詠懷詩曰：宿昔同衾裳。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遺曰：爾，詞也。

玄暉詩，微陽細密，韻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詩品）楊用修，論發端，以玄暉大江流日夜爲妙絕，（詩數）之業謂「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中腹亦不弱。

豫其流者並附生平於後：

齊惠休上人 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世祖命之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刺史。

齊道猷上人 高僧傳曰：釋道猷，吳人，生公弟子。宋孝武勅住新安，爲鎮寺法主。

齊釋寶月 古今樂錄曰：釋寶月，齊武帝時人，善解音律。

齊高帝 齊書曰：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仕宋累封齊王，廢宋自立。

齊征北將軍張永 無傳。

齊太尉王文憲 南史曰：王儉字仲實，琅牙，臨沂人，襲爵豫章侯。齊臺建，遷右僕射

，改封南昌縣公，累遷侍中尚書，左鎮軍將軍，薨年三十八。追贈太尉。諡文憲。

齊黃門謝超宗 南齊書曰：謝超宗，陳郡陽夏人。祖靈運，超宗好學，有文辭。解褐奉

朝請。太祖即位，轉黃門郎。

齊潯陽太守丘靈鞠。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累遷員外郎，後除太尉參軍。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

齊給事中心郎劉祥。南齊書曰：劉祥，字顯微，東莞莒人，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參軍，除正員外。

齊司徒長史檀超。南史曰：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少好文學，解褐州西曹。後爲司徒右長史。

齊正員郎鍾憲。麟之從祖也。齊諸暨令顏則。齊秀才顧則心。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南史文學傳曰：吳邁遠，好爲篇章，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

齊朝請許瑤之。

齊鮑令暉。小名錄曰：鮑照妹字令暉，有才思，亞於明遠，著香茗賦集行世。

齊韓蘭英。齊書曰：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

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齊司徒長史張融。南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人，解褐爲新安王中郎參軍，後爲儀

曹郎，遷司徒右長史。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

齊詹事孔稚珪。南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融造境頗幽，蓋本陸士衡。德璋生于封谿，而文爲雕飾，青于藍矣，稚珪甚豪厲，頗似劉琨。

齊寧朔將軍王融。南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牙臨沂人。舉秀才，歷中書郎。竟陵王子良，扳融寧朔將軍軍主。世祖疾篤，欲立子良，鬱林深忿疾融，即位，收下廷尉獄，賜死，年二十七。

齊中庶子劉繪。南齊書曰：劉繪，字士章，彭城人。解褐著作郎，高宗即位，遷太子中庶子。

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于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王融文情並茂，頗似謝惠連。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蓋學平原焉。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

齊僕射江祐。南齊書曰：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永泰元年，爲侍中中書令，轉右

僕尉。兩弟衛尉配爲侍中。

第十六節 梁江淹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沈靜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寔停左右，少加憐察。』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認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使之末，大王厚以恩光，晒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

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迨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

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籬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命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席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竝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

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糜骨，古則育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口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

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志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維，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釀；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邱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弁恨於灰骨，不任肝胆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

心既照，死且不朽。

景素覽書，即日出之。

永明初，遷驍騎將軍，掌國史。

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旣在，正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爲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並齊史十志，並行於世。（節姚思廉梁書。）

案劉瓛梁典云：「江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尙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泊於強仕，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採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材思稍減。又案南史云：「江淹少時，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乃採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自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此無稽也，姚書只言「晚節才思微

選時人謂之才盡」自是正史。

文通一生最得意傑作爲別賦附錄於後

別賦

載江文通集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况秦皇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斷腸，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棹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霏軼。居人愁臥，恍若有亡。日下軒而飛光，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樹之離霜。巡曾楹而空掩，撫錦幙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

（玉柱）謂所調之箏瑟（曾）與層通。

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翠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艷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登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

(東部)即今河南洛陽，東漢光武帝所都。按此指漢宣帝時疏廣，疏受請老歸，公卿大夫爲設祖餞，供帳東都門外事。(金谷)地名，在洛陽縣西。晉石崇嘗築別廬於此，稱金谷園。時征西將軍王翊還長安，諸臣在此送行。(琴羽)謂琴之羽聲。(亦鱗)古時相傳：瓠巴鼓琴，六馬仰秣；伯牙鼓琴，淵魚出聽。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投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韓)指戰國時韓刺客聶政。(趙)指春秋時趙刺客豫讓。讓刺趙襄子，嘗藏身廁中。(吳)指春秋時吳刺客專諸。(燕)指戰國時燕刺客荊軻。(色變)荊軻偕秦舞陽入秦刺始皇，秦廷召見燕使，鐘鼓並發，舞陽恐，面色如死灰。(骨肉)聶政刺殺韓相俠累，自破面決眼，屠腹而死；其姊抱尸而哭，因亦自殺尸旁。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燕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燼。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

(遼水) 即今河北遼河。(燕山) 在河北薊縣東南。自西山迤邐至東，高千仞，縣亘數百里。

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荆兮贈恨，惟樽酒兮敘悲。植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

(北梁) 指漢李陵蘇武河梁訣別，詩。

又若君居瀋右，妾家河陽。同瓊瑤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兮徒芳。漸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莫，冬缸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

(迴文詩) 前秦時竇鞏徙沙漠，別妻蘇氏(名蕙，字若蘭)，誓不更娶後，竟納妾穆陽臺，蘇氏因織錦爲迴文詩寄鞏，詞皆悽蕙。

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藝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騁鸞騰天。暫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

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諧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淵雲）指漢文學家王褒（字子淵）與揚雄（字子雲）。（嚴樂）指漢武帝時名臣嚴安與徐樂。（金閨）即金馬門。（凌雲）漢司馬相如奏大人賦，飄飄然有凌雲之氣。（雕龍）戰國時齊人騶奭，常采騶衍之術以紀文，人稱雕龍奭。

史記裴駟注，引劉向別錄曰：「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文通擬漢三詩俱遠，獨魏文，陳思，劉楨，王粲，置之魏風莫辨，真傑思也。（詩數）鍾麟稱其詩體總雜，善于摹擬。棠謂文通不長於詩，所著賦如恨賦別賦包羅萬有，音節諧和，東京而後堪稱第一。

第十七節 任昉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父遙，齊中散大夫。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好學，早知名，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公王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文宗，深所推挹。

帝崩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爲司徒右長史。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曰：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此十一字係棠據昭明文選增入）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疵身有地。况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顧如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與，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驩。

明公道冠式議，勳超蓬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讓首，惟此魚目，唐突瓊璠，願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

，且知非恨，不勝荷載屏營之情，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以上二十一字係棠據昭明文選增入。）……

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承轉御史中承秘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讐校，由是篇目定焉。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素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高祖聞問，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諡曰敬子。

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遊，坐上賓客。恆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

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節姚思廉梁書）彥升詩之最有聲者如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劉縝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訪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爲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篋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携手遁夷孽，接景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澹沖得茂彥，夫子值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筒。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

(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涓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意。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左氏傳曰，楚子使椒

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權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携手遜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曰，携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蒲曰，德之休明。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訴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秦階平。傅暢讚曰，王戎字濬沖，戎爲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彥，重以清尚黻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待會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震狂生訪自謂也。梁典曰，范震爲吏部尚書，又曰昉爲吏部侍郎，淮南子曰，臺無所鑑，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鑑者玄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伊人）謂范震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渭其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曹子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言將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選之頃，以遣離曠之情也，言昔日將乖。（不忍）言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

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新序孫叔敖曰，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篋，箭也。蒼頡篇曰，啁調也。字書曰，嘲亦啁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今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投大夫死奉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彥升工於筆（南史沈約傳）」「所以詩不得奇」（詩品）然如「運衡阻言革，時泰玉階平」句亦自不失淵雅。（棠）

第十八節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淮，璞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

而書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

與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與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

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

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匹，諡曰隱，約左目童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

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

所着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讖例十卷，宋文章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

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節姚思廉《梁書》

（休文詩之最著者如

別范安成詩一首

五言，梁書曰：范岫字樊賓齊代爲安成內史。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文選注：言春秋既富前期非遠，分手之際，輕而易之，言不難也。漢書翟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雅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書人曰，每至當別未嘗以爲易，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老，恐不復見也。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膠鬲嘉夢賦曰，心灼爍其如陽，不識道之焉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早發定山一首

五言，梁書曰，約爲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標峯綵虹外，層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員，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淺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毛萇詩傳曰，莅臨也。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石賴兮淺淺，汪逸曰，淺流疾貌也，音儗。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木，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五言，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境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遊鱗，

滄浪有時濁，清濟洵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蒼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

廣雅曰，珍重也。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灑，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鷦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慕淵萍謂去京師葦屋之地，以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雜子曰，潺湲水流兒也。楚詞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南齊書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南史陸厥傳：「約等文皆用宮商，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間，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何謂平頭。

平頭 五言詩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同聲不得同平上去入四聲，犯者名犯平頭。如云「芳時淑氣清，提壺臺上傾，」如此之類是其病也。

上尾 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名爲上尾如云「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是其病也。」

蜂腰 五言詩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言兩頭粗中央細似蜂腰也。如云青軒明月時，紫殿秋風日，暈牖引夕照，旒暖映容質。」是也

鶴膝 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粗，似鶴膝也。如云「撥棹金陵渚，遵流背城闕，浪戍聲船影，山掛垂輪月。」是也。（節錄儲院降校印日本遍照金

剛文二十八種病

休文衆製，五言最優，工麗爲一時之選，（詩品）惜作新聲，先自犯律。豈「材力有餘風神全乏」（詩數）之故歟？（棠）

第十九節 蕭統

第二十三章 兩晉南北朝之文藝作家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

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或與學士商確古今，間則以文章著述，奉以爲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啟，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繼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歛以袞冕，諡曰昭明。

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故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節姚思廉梁書）

昭明選文，冠絕今古，其詩文獨不見稱，豈善評文之士，未必善爲文耶？

第二十節 鍾嶸

鍾麟字仲偉，潁川長社人。……父蹈齊中軍參軍。麟與兄毓弟嶼並好學，有思理。……明周易。……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情性，形諸詠舞，欲以照攝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響，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于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吾言之濫觴也。殆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賈木無文致。

降及建安，曹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大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永嘉時，貴黃老，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

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

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

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遺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

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辭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茲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出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黠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有次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義皇上入，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

麟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誼譁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陳標榜，其文未遂，麟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

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

諒非嚴歌輟議，敢致流別，嶮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頃之卒官。（節姚思瓘梁書）

嶮嶮以詩品顯，爲中國談詩話之首出者，文章華麗，俱見於篇。

第二十一節 劉勰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昏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經藏，勰所定也。……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

古來文章，以雕繹成體，豈取騷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者，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故？不得已也。

余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且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受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盤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場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藏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訊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訊議文意，往往間出，茲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固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整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

至於割情折表，籠罔條貫，擗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闕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招徠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

估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而已。夫銓叙一文爲易，彌綸羣言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

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璧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藝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豈平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渺渺來世，儻塵彼觀。」

既成未爲時流所稱。總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類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總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增碑誌，必請總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稱寺撰經證功。總遂啟求出家，先燔髮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於世。

（節，桃思廉梁書）

彥和以文心雕龍着稱於世，其文詞采氾溢，已見於篇，蓋評文家之祖也。魏文述典論，

只見篇什，陳思序書，僅及一端，未若彥和之依序品題，煜煜巨製也。

之數子外，如何遜之《日夕出富陽浦口和朗公》云，「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歸，山川涵樹色，江水映霞暉，獨鶴凌空逝，雙鳧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亦一時傑作也。

豫其流者，並附姓氏於後

梁衛將軍范雲。南史曰：范雲字彥龍。

梁秀才陸厥。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

第二十二節 陳徐陵

徐陵字孝穆，東海鄉人也。祖超之，父摛，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

六年，除散騎常侍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叔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章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

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

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賤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

少而崇信佛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小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惠之相也。

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善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

所著書以玉臺新詠最有聲，其詩之佳者，如春日云：

岸煙起暮色，岸水帶斜暉，逕狹樸枝度，簾搖鷺燕非，落花承步履，流澗寫行衣，何殊九枝盡，蕩暮洞庭歸。

徐孝穆詩，超逸有境界，所謂逕狹橫枝度，簾搖驚燕飛，卽其一例。

第二十三節 後魏酈道元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春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爲尙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威猛爲治，蠻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

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遷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請全之。赦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蕭寶燾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爲關右，遂爲寶燾所害，死於陰盤驛亭。

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

節錄魏收魏書

茲錄水經注一節，以見一斑

（河水）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注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架豎，競勢爭高，遠望嵒嵒，

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達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爲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

又（河水）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注（節錄）

：其水西流，歷於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山，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電洩，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大禹所開以通河也。：

道元以水經注著稱於世，其文獨自機杼一家。（棠少讀書北大新會陳垣先生嘗勸棠將水經注中碑目，書目，怪異一一分別錄出，輯成專書，考定其年代先後，余已輯其大半，多事卒卒，迄今尙未付梓）。

豫其流者並附姓氏於後：

溫子昇，魏光祿大夫，魏收魏書云溫子昇字騰舉，太原人。博覽百家之書，文章清婉。濟陰王暉業嘗曰：「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

顏，驟謝，含任，吐沈。」

元僅劉思逸荷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永安記三卷。

第二十四節 北齊邢邵魏收

邢邵字子才，河南鄴人。：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疆記，日誦萬餘言，族兄楷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

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專以山水遊宴爲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譁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每一文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

永嘉初累遷中書侍郎，：除衛將軍國子祭酒，：

後授騎進卒。：邵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

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

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節唐李北薊北齊書）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爲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

始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疏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盼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摸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沈約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侯射祖奭，奭答曰：「見邢魏之藏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乃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成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

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諡文貞。有集七十卷。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節唐李北薊北齊書）

邢魏齊名，皆以文顯著，蓋以章表碑誌自許，詩乃不傳也。

第二十五節 後周王褒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祖騫：父覲：并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沈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并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褒既世胃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矜人，時論稱之。

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常在左右。

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

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尙保池陽之田，鏡迹幽蹊，銷聲窮谷，何期愉樂

幸甚幸甚。

弟昔因多疾，亟資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化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沙之說。

頃年事逾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尋出爲宣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唐令狐德棻後周書）

其詩之佳者如始發宿亭

送人亭上別，被馬擁中嘶。漠漠村煙起，離離嶺樹齊，落星侵曉沒，殘月半山低。

子淵詩文俱佳讀霸陵南望，還見長安之句，正不弱於「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託化之工，聲情之壯，正不亞仲宣，王子可謂有後矣。

第二十六節 庾信

唐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齋，父盾吉，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盾吉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擒爲左衛率，擒子陵及信并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園，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索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

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使信及褒並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大夫。

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

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傳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文凱之生平，并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過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

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是流離，至於哀齒，燕歌遠別，悲不足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豢豎周粟，下亭漂泊，臬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綱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壁脫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棒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歛者，合從締交：鉏耨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並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

嗚呼山嶽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

矣。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颺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頌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節今狐德棻後周書。）

杜甫稱庾信平最蕭瑟，暮年詩賦重江關，余謂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十六字可以概括庾信生平詩賦二英雄之氣？所謂暮年詩賦重江關者，當於此求之。

第五編 兩晉南北朝

第二十四章 兩晉南北朝之樂府

兩晉南北朝之樂府，雖模擬兩漢，間亦有可特書者，茲舉例如左：

王昭君

晉石崇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爲悲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沾朱纓。行行日已遠，乃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關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未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關氏）讀若燕支，漢時匈奴王后之稱。

代東武吟

宋鮑照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

第二十四章 兩晉南北朝之樂府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續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鐮刈葵菑，倚杖牧鷄豚。昔如驪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隨)一作逢。(張稜尉李輕車)皆漢名將。(占)一作召。(李)指漢李廣。(窮)一作出。(牧)一作收。(結)一作積。

代白紵曲二首

鮑照

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洛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穹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春風澹蕩使思多，天色淨綠氣妍和，桃含紅萼藍紫芽，朝日灼爍發園花，卷脫結帷羅土筵，齊謳秦吹盧女弦，千金一笑買芳年。

(素袖)宋刻玉臺作素腕，藝文類聚作素袖，按晉白紵舞詞，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山拂塵，麗服在御會佳賓。則素袖質切白紵，玉臺蓋不知古不忌白，而誤改。樂府詩集，亦與藝文類聚同，今從之。(年)樂苑作童，(洛)或作綠。(使)樂府詩集，作俠。(桃百)藝文類聚

作含桃。(藍)樂府註一作蓮。(花)作葩。(一)藝文類聚，樂府詩集，並作顧。
擬行路難

鮑照

君不見河邊草，冬時枯死春滿道。君不見城上日，今腹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滅入黃泉，人生苦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在盛年，且願得志數相就，床頭恒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付皇天。

(今腹)樂苑作非腹，(盡)一作山。(付)樂苑作委。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蝶躩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會)樂府作能。(蝶躩)樂府作疊變。

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妖冶二三月，從風簸蕩落西家，西家思婦見悲惋，零淚霑衣撫心歎，初送我君出戶時，何言淹留節換迴，牀席生塵明鏡垢，纖腰瘦削髮蓬亂，人生不得恆稱意，惆悵徒倚至夜半。

妖冶樂府作沃若(二三月)樂府註，一作二月中。(見悲)樂府註一作見之(送

我（樂府作我送。（言）或作意。（簪）揚也。（明鏡垢），言明鏡生塵垢也。

劉擘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昔我與君始相植，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錯漠與先異，還君金釵瑋瑋簪，不忍見之益悲思！

（擘）疑擘之誤，餘木也，孟子非無萌擘之生焉。若作妖擘解似不可通。（昔我）樂府作我昔，（植）一本作治，結帶二句古樂府注一作結帶與君同死生，好惡不肯相棄置。（錯漠）樂府作索寞，註一作錯亂。（之）或作此。（悲）樂府作愁。

君不見薜華不終朝，須臾奄冉零落銷。盛年妖豔浮華鬢，不久亦當詣塚頭，一去無還期，千秋萬歲無音嗣，孤魂煢煢空隴間，獨魄徘徊遶墳基，但聞風聲野鳥吟，豈憶平生盛年時，爲此令人多悲悵，君當縱意自熙怡。

（薜）灌木名，卽木槿也。（奄）樂府作淹。

君不見少壯從軍去，白首流離不得還。故鄉窅窅日夜隔，音塵斷絕阻河關，朔風蕭條白雲飛，胡笳哀極邊氣寒，聽此愁人兮奈何？登山遠望得留顏，將死胡馬跡，能

見妻子難。男兒生世軻轢欲何道！綿憂摧抑起長歎。

（宵宵）猶冥冥也，字從宀，有昏暗義。鶻冠子與善不以宵宵。拾遺不以冥冥。
（軻轢）古詩軻軻長苦辛。（極）樂府作急。（跡）樂府作蹄。（罷）樂府作寧。

君不見柏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棲其中。歌妓舞女今誰在？高墳壘壘滿山隅，長袖紛紛徒競世，非我昔時千金軀？隨酒逐樂任意去，莫令含歎下黃墟。

（柏梁臺）漢武帝所築，以香柏爲梁，故名。（阿房宮）秦始皇所築，窮極奢華。
（壘壘）樂府樂苑並作壘壘。

代夜坐吟

鮑照

冬夜沈沈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度林，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

（聲）樂府作情

代春日行三首

鮑照

獻歲發，吾將行。春山茂，春日明；園中鳥，多嘉聲；梅始發，桃始榮；汎舟繼，

齊權驚；奏探菱，歌鹿鳴；風微起，波微生，絃亦發；酒亦傾；入蓮池，折桂枝；芳袖動，芬葉披，兩相思，兩不知。

（採菱）歌名，（鹿鳴）詩經篇名。樂府發下有一春字。（桃）一作柳。（榮）一作青。
。（波微起）樂府註，一作微波起，微風生。

秋思引

湯惠休

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蕭洞庭波，思君未光光已滅，眇眇悲望如思何。

秋思引一作歌思引。

贈范詩暉

陸凱

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荆州記曰陸凱與范曄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贈之云云。（所有）一作

別信。

巫山高

齊王融

想像巫山高，薄暮陽臺曲，煙霞乍舒卷，薜芳時斷續，彼美如可期，寤言紛在矚，憮然坐相思，秋風下庭綠。

〔陽臺〕山名，在今湖北漢川縣南。寰宇記，在漢水之陽，山形如臺。宋玉賦，楚襄王遊雲夢之譚，夢神女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巫山〕山名，在四川巫山縣東，卽巫峽巴山山脈特起處也。有二十峯，峯有神女廟，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如高唐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言男女幽會者曰巫山，曰雲雨曰高唐，曰陽臺皆本於此。

〔想像〕宋刻玉臺作響像，古樂府作秀婦。藝文類聚作秀象，並誤。今從樂府詩集。古樂府〔霞〕作雲，〔薜芳〕作猿鳥。藝文類聚煙霞作煙華，薜芳作行芳，〔卷〕或作卷舒。〔時〕或作自。〔在矚〕或作在屬。撫然句，藝文類聚，作「無忘坐相望，」誤。宋刻玉臺作撫亦誤，今從樂府詩集。

入朝曲

謝朓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陰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朝，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逶迤長貌，義與逶移，逶蛇並同。〕〔迢遞〕同迢遠。

白馬篇

孔稚珪

驥子踰且鳴，鐵陣與雲平，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少年鬥猛氣，怒髮爲君征，雄戰靡白日，長劍斷流星，早出飛狐塞，晚泊樓煩城，虜騎四山合，胡塵千里驚，嘶笳振地響，吹角沸天聲，左辟呼韓陣，右破休屠兵，橫行絕漠表，飲馬瀚海清，隴樹枯無色，沙草不常青，勒石燕然道，凱歸長安亭，縣官知我健，四海誰不傾！但使強胡滅，何須甲第成，當今丈夫志，獨爲上古英。

(角)胡樂也。

估客樂

釋寶月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齊武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作估客樂，使寶月奏之管絃，月又上此二曲凡四章。(信)一作客。

妾薄命篇十韻

梁簡文帝

名都多麗質，本自恃容姿。蕩子行未至，秋胡無定期。玉貌歇紅臉，長鬢串翠眉。

奩鏡迷朝色，縫鍼脆胡絲，本異搖舟舂，何關竊席疑？生離誰拊背，蓋死遽成遲。
王嬙貌本絕，踉蹌入氈帷；盧姬嫁日晚，非復少年時，轉山猶可遂，烏白望難期。
妾心徒自古，旁人會見嗤。

（麗）文苑英華作雅。（未）文苑英華作不。（臉）文苑英華作纒，（串）一作慣。縫
鍼文苑英華作針縫。（胡）（盧）一作詎。（成）一作來。（踉蹌）一作踉蹌（少）宋刻
玉臺作好。藝文類聚，古樂府作少。文苑英華作妙，今從藝文類聚古樂府。
（轉）宋刻玉臺作傳，古樂府作轉。（遂）宋刻玉臺作逐。樂府詩集作（遂）。案
江總雜曲，有泰山言，應可轉移句，似轉山古有此語，但六朝所見之書，今不
盡見，無由考其出處耳。宋刻玉臺既語不可解，今推以文意，改從古樂府及樂
府詩集。（期）一作追。

金閨思二首

簡文帝

遊子久不返，妾身當何衣？日移孤影動，羞視燕雙飛。
自君之別矣，不復染膏脂，南風送歸雁，聊以寄相思。

別一作出。（雁）一作燕。

夜望單飛雁

簡文帝

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聲嘶何處歸？
早知半路應相失，不如從來本獨飛。

長歌行

元帝

常璫擅旨酒，一卮堪十千，無勞蜀山鑄，扶受采金錢，
人主行樂爾，何處不留連？
朝爲洛生詠，夕作據梧眠，從茲忘物我，優游得自然。

（受）一作授。

隴頭水

元帝

銜悲別隴頭，關路漫悠悠，故鄉迷遠近，征人分去留，
沙飛曉成暮，海氣且如樓，
欲識秦川處，隴水向東流。

（曉）或作晚。（且）或作夜。

折楊柳

元帝

巫山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同心且同折，故人懷故鄉。
山似蓮花豔，流如明月光，
寒夜猿聲徹，遊子淚霑裳。

（巫山）一作山高。

代秋胡婦閨怨

邵陵王

蕩子從游官，思妾守房櫺，塵鏡朝朝掩，寒衾夜夜空，若非新有悅，何事久西東，知人相憶否？淚盡夢啼中。

藝文作元帝題云，閨怨。

古離別

梁江淹

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檐前露已圓。不惜惠草晚，所悲道路寒。君在天一涯，妾心久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路）玉臺文選作里。（君在天一涯）五臣本作君行在天涯。玉臺作君子在天涯。

（流久）文選作身長。

當對酒

對酒心自足，故人來共持。方悅羅衿解，誰念髮成絲？狗性良爲遠，求名本自欺。迨君當歌日，及我傾樽時。

（性）樂府註一作往。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曲陌 曲陌不容韃 路逢雙綺襦 問君居近遠？我居臨御溝，可識不可求，
長子登麟閣，次子侍龍樓，少子無高位，聊從金馬遊，三子俱來下，左右若川流，
三子俱來入，高軒映彩旒，三子俱來宴，玉柱擊清甌，大婦披雲裘，中婦卷羅幃，
少子多豔冶，花鈿繫石榴，夫君且安坐！歡娛方未周。

（婦安有曲陌）樂府作長安曲陌坂。（豔冶）樂府作妖豔戰城南

蹀躞青驄馬，往戰城南畿。五歷魚麗陣，三入九重圍，名懼武安將，血汗秦王衣。
爲君意氣重，無功終不歸。

（蹀躞）樂府作蹀躞。

行路難

君不見西陵田，從橫十字成陌阡；君不見東郊道，荒涼蕪沒起寒煙：盡是昔日帝王
處，歌姬舞女送天曙；今日翩翩少年子，不知華盛落前去，吐心吐氣許他人，今且
迴惑生猶豫；山中桂樹自有枝，心中方寸自相知，何言歲月忽若馳，君之情意與我
離，還君玳瑁金雀釵，不忍見此使心危。

君不見長安客舍門，倡家少女名桃根，貧窮夜紡無燈燭，何言一朝奉至尊，至尊離宮百餘處，千門萬戶不知曙，唯聞啞啞城上烏，玉欄金井牽轆轤，丹梁翠柱飛流蘇，香薪桂火炊雕胡，當年翻覆無常定，薄命爲女何必纒。

君不見上林苑中客，冰羅霧縠象牙席，盡是得意忘言者，探腸見膽無所惜，白酒甜鹽甘如乳，綠觴皎鏡華如碧，少年持名不肯管，安知白駒應過隙，博山爐中百合香，鬱金蘇合及都梁，逶迤好氣佳容貌，經過青瑣歷紫房，已入中山陰后帳，復上皇帝斑姬牀，斑姬失寵顏不開，奉籌供養長信臺，日暮耿耿不能寐，秋風切切四面來，玉墀行路生細草，金爐香滅變成灰，得意失意須覓頃，非君方寸逆所裁。

〔流〕一作屠。〔雕胡〕一作彫菰。此首樂府玉臺並作費昶詩。甜鹽字持名字諸本並同殊不可解，以下文義推之，疑甜鹽當作甜齏。持名當作持盃。（陰后）樂府詩集，作馮后，按漢書外戚傳雖載馮昭儀爲中山太后，然中山陰后，戰國策亦有明文既義可並存即不必輕改舊本。梁代詩人，不應泛稱漢成爲皇帝，疑爲漢帝之訛。（灰）滅或作炭。（頃）一作間。

折楊柳

陳後主

楊柳動春情，倡園妾屢驚。入樓含紛色，依風雜管聲。武昌識新種，官渡有殘生。還將出塞曲，仍共胡笳鳴。

(仍共)玉臺作仍作。

長相思

陳後主

長相思，久相憶。關山征戍何時極？望風雲，絕音息，上林書不歸，迴文徒自織。羞將別後面，還似初相識。

入隋侍宴應詔

陳後主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南史曰，後主從隋文帝東巡登芒山賦詩一作萬年。

出自薊北門行

徐陵

薊北聊長望，黃昏心獨愁。燕山對古刹，代郡隱城樓。屢戰橋恆斷，長冰壅不流。天雲如地陣，漢月帶胡秋。漬土泥函谷，接繩縛涼州。平生燕領相，曾自得封侯。

燕一作然。(隱)一作倚。(地)樂府作蛇。(秋)樂府作愁。

長安少年行

長安好少年，騁馬鐵連錢。陳王裝腦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燕，寶劍似舒蓮。去來新市側，遨游大道邊。道邊一老翁，顏鬢如衰蓬，自言居漢世，少小見英雄，五侯俱拜爵，七貴各論功，建章通北闕，複道度南宮，太后居長樂，天子出回中，玉輦迎飛燕，金山賞鄧通。一朝復一日，忽見朝市空，扶桑無復海，崑山倒向東。少年何假問，頽齡值福終，子孫冥滅盡，鄉閭復不同，淚盡眼方暗，髀傷耳目聾，杖策尋遺老，歌嘯詠悲翁，遭隨各有遇，非敢訪童蒙。

（寶劍）一作寶鏐。（居）一作生。

三婦豔詩

陳後主

大婦織殘絲，中婦妬蛾眉，小婦獨無事，歌罷詠新詩，上客何須起，爲待絕纓時。

羅敷行

顧野王

東隅麗春日，南陌采桑時，樛中結梳籠，提筐候早期。風輕鶯韻緩，露重落花遲。五馬光長陌，千騎絡青絲。使君徒遣信，賤妾畏蠶籠。

露重古樂苑作霜澗

破鏡詩

徐德言

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

《古今詩話》曰，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叔寶妹樂昌公主，陳政衰，謂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儻情緣未斷，尙冀相見，乃破一照，人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陳亡，其妻果爲楊越公得之，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云云。公主得詩悲泣，不食，素因詰之，公主以實對，於是召德言至，還其妻後，歸江南終老云。

詠鄰女樓上彈琴

吳當野

青樓誰家女？開牕弄碧弦，貌同朝日麗，裝競午花然，一彈哀塞鴈，再撫哭春鶯，此情人不會，東風千里傳。

閨怨

吳思玄

金風響洞房，佳人心自傷。淚隨明月下，愁逐漏聲長。燈前羞獨鵲，枕上怨孤凰。自覺鴛鴦冷，誰憐珠被涼。

寄夫

陳少女

自君上河梁，蓬首臥蘭房，安得一樽酒，慰妾九迴腸。

上之回

北齊蕭愨

發軔城西時，回輿事北遊，山寒石道凍，葉下故宮秋。朔路傳清響，邊風卷畫旒。歲餘巡省畢，擁仗返皇州。

拾遺題云巡省。(路)樂府註一作落。(擁仗)一作按節。

感琵琶妓

馮淑妃

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

淑妃侍王達彈琵琶因弦斷作詩云云。

敕勒歌

無名氏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樂府廣題曰，北齊神武攻周王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憤疾發，周王下令

曰，高歡鼠子親犯王壁，劍弩一發，元兇自斃，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衆，悉

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言，故其句長短

不齊。

怨歌行

北周庾信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回頭望鄉淚落，不知何處天邊。胡塵幾日應盡，漢月何時更圓？爲君能歌此曲，不覺心隨斷弦。

（安）樂府作干。

詠園花

庾信

暫住春園傍，聊過看果行，枝繁類金谷，花雜映河陽，自紅無假染，真白不須粧。燕送歸菱井，峯銜上蜜房，非是金鑪氣，何關柏殿香，袞衣偏定好，應持奉魏王。

此時代樂府當以勅勒川爲最佳。勅勒川以外，尚有木蘭辭亦當時北方民歌之詠品，孔雀東南飛之後之叙述詩，當推此爲第一，其全文如下：

木蘭辭

無名氏

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

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且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耶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握，雌兔眼彌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促織）蟋蟀之別名。《詩·緯·紀曆樞》：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也。（機）以轉軸。（杼）以持緯。首句一作唧唧復唧唧。馬韁曰（轡）（黑山）黑山即殺虎山在殺虎口東北九十里。（強）通疆，有餘也。（可汗）突厥首領之譯音。（十二轉）唐勳有十二轉，一轉爲武騎尉，十二轉爲上柱國。（紅妝）婦女收飾，恆以紅色，因相沿爲女妝之稱。（閣）門旁戶也，與閣通。（花黃）花子額黃，古時女子之飾。（彌離）模糊也。古兵制以十人爲火，故同伴稱火伴。

樂府之外，以四六文顯者：如晉有潘岳，陸機，左思，張華；梁有江淹，沈約；陳有徐陵；北周有庾信。以經學顯者：晉之杜預；北齊有李炫；北周有熊安生。以史學顯者；晉有陳壽，司馬彪；宋有范曄；梁有沈約，蕭子顯；北齊魏收是也。

(下應接427因誤印作477)

第二十四章 兩晉南北朝文學總述

此時期之文學有二大特色：（一）自然派，此派視富貴如浮雲，棄功名如敝屣，其思想漸入道佛之門，故其作風接近自然。（二）唯美派，此派只求文辭之工整，不顧意義之矛盾，其思想漸趨綺靡之途，故其作風接近妍巧，有此二大特色，因以造成此時期文學之三階段：

（一）太康（晉武帝年號，當西元二八〇年）中之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縉，旨，星，稠，繁文綺合，唯美派文學家也，爲第一階段。

（二）自建武（晉元卒年號，當西元三一七年）迄元嘉（宋文帝年號，當西元四二四年）孫綽，許詢，桓庾陶潛寄言上德，託意玄珠，自然派文學家也，爲第二階段。

（三）元嘉以後，顏延之，謝靈運，靈運之典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唯美派兼自然派也，自永明（齊武帝年號，西元四八三年）迄普通（梁武帝年號西元五二〇年）謝朓，王融，沈約，創聲病，用宮商，以平上去入四聲制韻，范雲，任昉，陸倕，蕭琛，蕭衍，起而和之，雕繪者益進而纖巧，綺麗者益進而輕艷，世稱竟陵（蕭子良，齊武帝第二子）八友，唯美派文

學，至此乃全盛，是爲第三階段。

故自太康，以迄禎明，前後三百年中，文學之特色有二，文學之階段分三，若就南北朝而論，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歌詠，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文學史家，往往在作家會聚之時，標其朝代之名，名其文學，如曰「太康文學」，「元嘉文學」，「永明文學」，本篇已依次述之，故不特標年號矣。

附隋文學

隋氏滅陳，甫二傳而邦家繼覆，斯時也王世充專擅于東，薛仁果竊據于西，梁蕭銓角立于南，劉武周飛揚于北，其間哮鬪之羣風驅，熊羆之象霧集，分裂河山，皆爲戰場，其紛亂之狀，殆不減於三國，雖開皇之季，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然自文帝迨恭帝，僅二十七傳，其文學之足稱者甚微，故不復述焉。

第六編

唐文學

第二十五章 唐代文學之背景

隋失其鹿，羣雄割據，分裂河山，皆爲戰場，李淵以世民爲子，提一旅之羸師，奮跡太原，圍折摭而仁杲降，攻洛陽而世充縛，據武牢而建德俘，戰并州而武周定，破山東而黑闥平，伐江陵而蕭詧戮；六年之間，削平海內，六朝紛亂之局，至此始告寧息。然自玄宗以迄昭宗二百年中，宦官藩鎮，又先後作難，宦官始於高力士，終於韓全暉，藩鎮始於安祿山，終於朱全忠。原天寶以後，中央集權制度，一變而爲地方分權制度，中央勢力微弱，動輒受強藩牽制，於是新羅，渤海，契丹，吐蕃，回紇，南詔，乘勢先後內患，唐室遂以衰亡。故唐代文學可分三時期，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綺章繪句，揣合低叩，故多綺靡之作。爲第一時期。玄宗天寶迄元和長慶，亂象雲起，戰雲密布，其作風趨向超脫悲苦，故多哀慘訴冤之作。爲第二時期。文宗開成以後，國勢空虛，經濟破產，文風乃萎靡不振矣。是爲第三時期。

第六編
唐

第二十六章 唐文學總述

唐承六朝之後，詩賦散文自不免受六朝纖弱影響，初唐高宗之世，有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世稱四傑，俱工駢儷。武后時，有沈佺期，宋之問屬對精鍊，號爲律詩，又謂之近體；世稱沈宋。是時有陳子昂者高雅冲澹，疏濯橫古。

玄宗之世，張說，蘇頌，以文章顯，皆爲宰相，說，封蘇公，頌封許公，世號蘇許大手筆。時元結獨變駢儷，爲古文學家，所謂詩仙之李白，詩聖之杜甫即產生是時，所著詩，備巧奇宕，聲律獨工，古風近體，皆臻上乘，王維，孟浩然，相繼而起，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子爭自名家。

大曆貞元間，陸贄以奏議獨鳴，爲德宗作詔詰，至武夫悍卒皆感泣。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起而排除百氏，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蔚然爲一王法，詩則李杜之後如韋應物，劉禹錫，張籍，白居易，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尙已。

第六編
唐

第二十七章

唐代文藝作家

第一節 王績

王績字無功，哲學家王通之弟，絳州龍門人。嗜酒，善釀，棄官，歸東臯，著書號東臯子，集五卷。其詩之著者如：

春（一作初春）

前旦出園遊，林華都未有，今朝下堂來，池冰開已久。雪被南軒梅，風催北庭柳。遙呼竈前妾，却報機中婦，年光恰恰來，滿甕營春酒。

贈程處士

百年長擾擾，萬事悉悠悠。日光隨意落，河水任情流。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邱，不如高枕枕，時取醉消愁。

（姬旦）指周公。

王績爲唐代第一位詩人，生性雖接近陶潛，其作風則大不同，觀上列二詩，對偶之工，依然未脫齊梁綺靡之致，讀「遙呼竈前妾，忽報機中婦」三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殆風馬牛之不相及矣。

第二節 盧照鄰

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王羲方授蒼雅，因不堪足疾，自投潁水，死年四十。嘗著五悲文以自明。有集二十卷，又出憂子三卷。其詩之佳者如：

羈臥山中

臥壑迷時代，行歌任死生，紅顏意氣盡，白璧故交輕。澗戶無人跡，山窗聽鳥聲。春色綠巖上，寒光入溜平。雪盡松帷暗，雲開石路明。夜伴飢鼯宿，朝隨馴雉行。度溪獨憶處，尋洞不知名。紫書常日閱，丹藥幾年成。扣鐘鳴天鼓，燒香厭地精。倘遇浮丘鶴，飄飄凌太清。

（紫書）卽道經。雲笈七籤：「紫書，用紫筆繕文」。（天鼓）空聞發音似雷非雷者，名天鼓，見吏記。（浮丘）爲古仙人名，相傳周靈王與王子晉吹笙騎鶴，同遊嵩山。

第三節 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也。未冠應舉及第，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八。勃好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書之，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藁。其

詩之佳者如：

九日

九日重陽節，開門有菊花。不知來送酒，若箇是陶家？

陶潛九日無酒，出籬邊懷望，久之，見白衣人至，乃王弘之送酒，弘字休元，臨沂人，後仕宋，元嘉中，官至太保。

江亭秋夜送別

亂煙籠碧砌，飛月向南端，寂寂離亭掩，江山此夜寒。

杜少府之任蜀川（今崇慶府）

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風烟）蜀川也。昔項羽三分關內，王秦三降將，故曰三秦。（輔）來輔也。華陽國志蜀大江自瀘堰下至犍爲有五津，一曰白華，二曰萬里，三曰江首，四曰涉海，五曰江南，言長安與蜀相隔雖遠，乃有城闕，上望之，彼蜀川五津之風烟，猶入目矣。

第四節 楊炯

炯華陰人，博學善屬文，時人以四傑稱，乃自言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其詩之著者如：

夜送趙縱

趙氏連城壁，由來天下傳。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

第五節 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為絕唱，徐敬業舉義為檄，武后見之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終。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集成十卷。其詩之佳者如：

從軍行

平生一顧重，意氣溢三軍，楚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弓弦抱漢月，馬足踐胡塵，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

在獄詠蟬並序

余繫所禁垣，西是法曹廳，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樹，

聽訟斯在，卽周召伯之甘棠，乃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豈人心異於曩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處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爲變，寄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姿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微緹，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螿蛄而流聲，悞平反之已奏，見螳蟪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耳。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

司馬彪續漢書曰行西陸謂之秋。賓王家在浙江，義烏，故曰南冠。爲草討武氏檄，繫於獄，有扶王室意，故曰客思深。

四傑中王勃以騰王閣序，著名，中「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古今

傳爲絕調。駱賓王以作討武曌檄名於時，及臨刑，至令武則天歎爲奇才不遇，宰相之過，其他楊炯雖曰愧居盧前，恥居王後；究不若王之宏逸；盧之輕倩，亦不若駱之雄健。四傑而外則推沈宋。

第六節 沈佺期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長七言詩。著有集十卷。其詩之著者如：

雜 詩

聞道黃龍成，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照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

獨不見

樂府解題曰，獨不見傷思而不得見也。

按此詩郭茂倩編入樂府，將少婦改小婦，將鬱金香，改鬱金堂，將木葉，改下葉，將誰爲，改誰知，將更教，改使妾，不過協其樂音耳。令讀者殊覺硬無味，今仍依原本改正。

盧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梁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梁武帝樂府，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梁書扶南國傳天監十八年。遣使獻火齊珠鬱金香。隋書地理志，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角珊瑚，珠璣奇異珍瑋亦作玳。九月肅霜則木葉黃落，似爲砧聲所催也。天寒搗衣，欲以遠寄征夫也。十年別久也。戍守憶思征夫。漢書地理志，遼陽郡縣，遼陽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水經注遼水，又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長安在白狼河北，年多路遠，故曰音書斷。六典唐工部丹鳳門內中正殿曰，含光殿，夾殿二閣，左曰翔鸞，右曰棲鳳。征婦在丹鳳城之南，憶夫不寐故覺秋夜長。古樂府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梁簡文帝詩，思婦流黃素，溫姬玉境臺，蓋言不見其夫，妾已無限含愁矣。更教夜深之時，而明月照於流黃之上，其愁益覺難堪也。

第七節 宋之問

之間名少連，字延清，號州宏農人，弱冠知名。選越州長史，徙欽州，尋賜死。集十卷。其詩之著者如：

題大庾嶺北驛

舊唐書東嶠縣即大庾嶺屬韶州一名梅嶺。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十一月一陽生，是謂陽月，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故曰隨陽，鳥至此至大庾嶺也，迴雁回也。望鄉處即大庾嶺，言其高也。庾嶺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方開。荊州記，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沈佺期，宋之間詩律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綿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
(全唐詩話)

第八節 陳子昂

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爲縣令段簡所繫，憂憤而卒。其感遇詩云：

本爲貴公子，平生質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西馳丁令塞，北上單于臺。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誰言未忘禍，磨沒成塵埃。

（丁令）漢遼東人丁令威，嘗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疑所指卽是。（單于臺）在今綏遠歸化城西。漢武帝時，嘗勒兵十八萬騎，登單于臺。

登幽州臺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陳子昂而外如李嶠，蘇味道，崔融，杜審言，世稱「文章四友」，賀知章，包拯，張旭，張若虛，世稱「吳中四士」，此八子當以賀知章爲最，其回鄉偶書一詩，尤爲出色，其詩曰：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知章致仕回會稽故鄉，年已八十六歲。

賀知章而外，吾獨贊劉希夷，其代悲白頭翁一詩，洗盡初唐板滯習氣，建立盛唐蕭灑新聲。

第九節 劉希夷

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落魄不拘常格，後爲人所害，著有集十卷。其代悲白頭翁詩云：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好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台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殺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人皆稱「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二句，相傳宋之間欲奪爲已有，乃以土囊壓死希夷，吾謂末四句音節悠揚，風神亦不弱。

第十節 李白

李白字太白，（案案新唐書云：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山東人，少有逸才，

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志，父爲任城尉，因家焉。洗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市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醉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頌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沈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鞵，由是斥去。《棠案新唐書》云：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

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下謫仙人也。」《棠案新唐書》云：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楊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棠案新唐書》云：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贈，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得還，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節劉陶舊唐音。其詩之最著

者如：

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譁。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岑）指岑參。（丹）按丹丘姓元，少慕神仙術，白嘗作《元丹丘歌》。（平樂）三國時魏曹植封陳王，植所著名鄴篇，有「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句。——按平樂，爲漢明帝時觀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故洛陽城西。

長干行二首

王琦曰，劉逵吳都賦注，建業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吏民雜居，號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地有長短

，故號大小長干。地下而廣曰干。方輿勝覽建康府有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
李白長干行，所謂同居長干里，乃秣陵縣東里巷，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景定
建康志長干里，在秦淮南。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
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
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滪灘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
門前暈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可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蠅蝶黃，雙飛西園草，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博物志，小兒五歲曰鴛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戲（弄）戲也。言青梅弄於床上
二人繞床匝走以爭取也。無嫌猜因兩小也。王琦曰：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
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蘇鑾城集·望夫臺在忠州南數十里。南
史巴，東有淫預石，高出水二十餘丈，及秋水至，纔如見馬，次有瞿塘大灘，
行旅忌之。淫預石，卽灑預堆也。一統志瞿塘在夔州府城東，舊名西陵峽，乃
三峽之門，二岸對峙，中貫一江，灑預堆，當其口。太平寰宇記，灑預堆，周

圍二十丈，在夔州南西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峽口，冬水淺，屹然露百餘尺，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諺曰：「灘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灘預大如鯨，瞿塘行舟絕，灘預大如龜，瞿塘不可窺，灘預大如襪，瞿塘不可觸。」小學紺珠：三巴，巴郡今重慶府，巴東今夔州，巴西今合州。太平寰宇記，長風沙在舒州，懷甯縣，東一百九十里，置在江界以防寇盜。李白長干行云，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卽其處也。陸游入蜀記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蓋自金陵至長風沙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

其二

憶妾深閨裏，烟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別離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泥沙，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綠絲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好乘浮雲聽，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雲仙曰，古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恨兮。西風秋也。王琦曰：唐時巴陵

郡本巴州也，武德六年，更名岳州，屬江南。揚子江，在真州揚子縣，左與鎮江分界。江南志，揚子江發源岷山，合湘漢豫章諸水，繞江寧府城之西南，經西北，至鎮江，始名爲揚子江，東流入海。元和郡縣志，潭州，有湘潭縣東北至州，一百四里。雲仙曰：前首自幼說起。說到望其還歸而止，後首是望其不歸說起一層一層直到自憐自恨而止。

夜思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雲仙曰，明是月光，而反疑是霜，所以詩怕直致而喜其曲折也。因疑地上霜所以舉頭望也。瞥見明月，觸動故鄉之情，所以低頭而思也。只二十字，其中翻覆層出不窮，本是牀前明月光，翻疑地上霜，因疑地上霜，則見天上明月，見明月則思故鄉，思故鄉則頭不得不低矣。牀前則人已睡矣，疑是地上霜，則披衣起視矣，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則不能安睡矣，一夜縈思，躊躇月下，靜中情形，描出如畫。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楊齊賢曰，黃鶴樓以黃鶴山而名，在鄂州。通典廣陵郡，今之揚州。

早發白帝城

原本下江陵，今從李白文集改正。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雲仙曰，辭別也，彩雲間言其高也。白帝城，在夔州，隔江陵，一千二百里，

峽溪多灘，其水甚駛。一日還者，言江陵到白帝城拖舟上來，不可以日計也。

今從上放下，只消一日間，可抵江陵，故曰還也。峽長七百里，兩岸俱是峽，

峽中多猿善啼，其聲淒苦，聞之令人傷悲。啼不住，言峽水迅速，兩岸猿聲，

處處相繼，不住其聲，而輕舟頃刻間已過萬重山矣。王琦曰，白帝城在夔州，

奉節縣，與巫山相近，所謂彩雲，正指巫山之雲也。水經注自山峽七百里中，

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障，隱蔽天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

於下水襄陵，沿沂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里

，雖乘奔御風，不加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悽

異，空谷傳響，哀囀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即是。

游洞二首（共五首）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登金陵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第十一節 杜甫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體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歸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

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采梠，兒女餓死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鄒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褻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武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廡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押，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健誕如此。永嘉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又代武鎮成都，英又武人粗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遍舟下峽，未維舟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擢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嗜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年五十九。

（劉昫舊唐書）其詩之最著者如：

兵車行

車轆轤，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

便至四十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邨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鴉，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杜臆舊注：「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此。」（耶）卽爺字，元和郡縣志橋在咸陽縣西南十里。舊唐書，開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蕃爲邊害，今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是時吐蕃侵擾河右，故曰防河。唐食貨志，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以置營田，有警則以軍。營田乃戍卒，以備吐蕃者。海錄碎事，唐制凡百戶爲一里，置里正一人。儀實錄古以皂羅三尺，裹頭曰，頭巾。鮑氏曰，時老幼俱戰亡，又括鄉里之少小者，故里正爲之裹頭，裹甲也，史記，中國擾亂，諸秦所徙戍邊者皆復去。後漢書，臥鼓邊庭

，史記，蔡澤傳，流血成川流，錢唐人詩稱明皇多云武皇。班固武帝廣開三邊，黃希曰，古所謂山東，卽今河北晉地也。今所謂山東，古之齊地青齊也，十道四蕃志，關以東七道，凡二百一十七州，世說陸士衡入洛，次河南鄴師。逆旅編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

哀江頭

鶴注，此至德二載，春日，公陷賊中作。長安朱雀街，東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在秦爲宜春苑，在漢爲樂遊園。開元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依映可愛。黃生曰詩意本哀貴妃，不敢斥言，故借江頭行幸處，標爲題目耳。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輩隨君侍君側，輩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少陵杜甫家在焉，高唐賦覓爲旌，翠爲蓋。在都城東南，其南卽芙蓉苑，故曰〔南苑〕。漢書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舊唐書百官志內官才人七人，正四品，明皇雜錄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爲衝勒，此慨馬鬼凶狩事，深致亂後之悲。妃子遊魂，明皇幸蜀，死別生離極矣。江草江花，觸目增愁，城南城北，心亂目迷矣，血污言貴妃死於馬鬼也。

哀王孫

按明皇西狩在天寶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肅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祿山使人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以下，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詩云已經百日竄荆棘，蓋在九月間也。詩必此時所作，唐鑑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既夕，命陳元禮，整比六軍，選廐馬，九百餘，外人，皆莫知也。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王子妃主，王孫楊國忠，韋元素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王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通鑑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王公士民。四出逃竄。

長安城頭頭白鳥，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折斷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若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龍華，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雲仙曰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楊慎曰，侯景篡位，令節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於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此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雍錄玄宗幸蜀，自苑西門出，在唐爲苑之延秋門，記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受命於君者。名達於上，謂之達官。沈炯詩陳王裝腦勒，晉后鑄金鞭。西京雜記，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匹，漢書陳平傳，船人凝其亡，將腰下當有寶器金玉。西京雜記，飛燕女弟，昭儀，遣飛燕珊瑚瑛瑪瑙，文穎高帝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高鼻。李斐曰準鼻也。（鸞）卽翠

割也。唐書，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務面）謂披其面皮示誠
憫也。樂毅書，先王報怨雪恥。史記留侯傳秦皇東遊，良與客狙，索隱狙伺伏
也，狙之伺物，必伏而俟之。

新婚別

兔絲附蓬蒿，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牀，
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鷄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
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
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
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是用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尙盤桓！
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老)一作死，(存)一作好，(髓)一作肉。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巖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
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
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
侍婢賣珠迴，牽羅補茅屋，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生者且偷生，死者長
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
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
老翁別。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仇兆鰲《鶴注》，此當是至德二載三月陷賊營時所作。祿山陷京師，故曰國破，雲仙曰：國破則城空，城空則春日草木茂盛矣。（感時）承春字。（恨別）承國破。（搔）手爬也。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鶴注此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是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二弟一在許，一在濟皆在河南。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趙子櫨曰白於至德二載坐永王驍事而謫夜郎，公在秦州懷之而作。白初進潛

調三章，蒙明皇賞幸，是文章命達，後因高力士相讒，太真深恨，從中捍止，是情命達。夜市乃魑魅之地。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秋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貴？官因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秋興八首錄末二首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遊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李白詩如長干行，將進酒，杜甫詩如哀江頭，哀王孫，石壕吏，潼關吏，兵車行，新婚

別，皆寫實入神，富有普遍性，李白之早發白帝城，遊洞庭，登金陵，杜甫之春望，秋夜書懷，則又音節諧和，韻調高遠，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拍，」吾於李杜信然。

第十二節 王維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工書畫，尤長於詩，開元天寶間，豪貴之門，無不拂席迎之。蘇軾云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信然。其詩之著者如：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浣女）浣紗女也。

送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王孫）楚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綠兮淒淒。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茱萸）喬木名。《風土記》：以重陽相會登山飲菊花酒謂之登高會，又云茱萸會。

杜甫詩：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全唐詩話》：商璠云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着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棠謂「天寒遠山靜，日暮長河急」二句，可以盡之矣。

第十二節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遊京師，出詩示明皇云，「不才明主棄」，明皇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遂未得大用，著有集三卷。其詩之佳者如：

宿建德江

孟浩然

〔統志嚴州府建德縣有新安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秋暮之時，江渚有烟，故曰烟渚。

臨洞庭上張丞相

洞庭湖在岳州府南，與青草湖相連爲五湖之二，雲夢澤在其旁。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湖水（涵虛混）言湖水不分也。（蒸）勝也。（撼）動也。雲夢澤在德安府安陸縣南，五十里，岳陽樓在洞庭湖上。

與諸子登峴山

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等乃當如公所言耳，後祜卒，襄陽百姓，建碑於山，見之者無不墮淚，因名曰墮淚碑。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水落〕水乾也。〔天寒〕秋深也。天寒水清故見其潭深沈莫測。〔羊公碑〕卽墮淚碑。

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

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宮門，寢門，冢門皆曰闕。〔休〕息也。〔書〕策也。〔敝〕敗也。〔廬〕故鄉之廬。

浩然應舉不第故歸南山也。

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就菊花〕言就飲菊花酒也。

皮日休稱孟浩然介於李杜之間，又曰北齊美蕭瑟「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燭」，先生則有「氣蒸

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誰流」，先生則有「荷風

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間也。棠謂此三聯當以「微雲淡河漢，疎雨滴

梧桐」爲最佳，爲最足代表孟詩之優點。

第十四節 高適

高適字達夫，渤海蓆人。喜功名，封渤海縣侯，年過五十始學爲詩，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傳誦，開寶以來，詩人之選者惟適而已，集二卷。其詩之佳者如：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峽中，卽巴蜀，秦置巴郡，卽益州也。舊唐書地理志：秦置長沙郡，漢爲長沙國治，臨湘縣，後漢爲長沙郡，吳不改，晉懷帝置湘州，至梁初不改，隋平陳爲潭州，以昭潭爲名，煬帝改爲長沙郡，仍改臨湘爲長沙縣，武德復爲潭州。貶，謫也。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帆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卽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晉書地理志，孫權分長沙，立衡陽湘東二郡，王勃素王閣序，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卽此。

達夫詩音節亦好，如云「青楓江上秋帆遠，白帝城邊古木疎，」亦自風神楚楚。置之盛唐不遜色。

第十五節 王昌齡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中第補校書郎，又中博學究詞科，遷記水尉，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闕邱曉所殺，其詩之著者如：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漢關〕指今甘肅固原縣東南之蕭關。（龍城），爲匈奴諸長大會祭天之處。漢武帝時李廣以勇敢善戰，爲匈奴所憚，號飛將軍。

王少伯詩前人稱其縝密思清，榮謂「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亦豪壯有氣力。

第十六節 韋應物

韋應物京兆長安人，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著有集十卷。其詩之佳者如：

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韻語秋陽稱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于五字句則超然於畦逕之外。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諱郎五字詩，榮獨愛其七言。觀上「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寫景何等幽靜。

第十七節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

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緊正，鯁言無所忌。

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

，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還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

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諱。曰，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惰。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容。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舉，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舂排異端，斥攘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

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詰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

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踖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構榑侏儒，椳闔居楔。各得其所，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具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家。猶且月費奉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

散，乃分之宜。

若夫商賄賂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請匠氏之不
以枳爲楹，而贊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穉苓也。」

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制誥，進中書舍人。……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頤。至爲
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係沓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

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
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
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

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
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
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

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令盛也。

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斲身以爲供養者。

。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列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

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

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

度崔羣曰，「愈言許辯，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
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

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謝。

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特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

皇甫禪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

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鄉喪，爲服期以報。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出世。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

一家言。其文造端蕲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於時。（節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其文之佳者如：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勸其強梗。互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削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

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知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啻而爲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以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虛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鱣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其詩之佳者如：

次藍關示姪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豈將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
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韓愈在中國學術上之地位，非在其能作龍說，非在其能著原道，乃在其敢大胆作諫佛迎骨表，拙著中國學術史已詳言之矣。其詩如次藍關示姪孫湘詩，哀盛動人，原道一文謀篇布局亦穩健有氣力，當爲有數傑作，他如上宰相書，謝上表皆無足取。蘇明允稱韓文能抑絕蔽掩，不使自露，秦少游論韓文謂能鉤莊列，挾蘇張，撫遷固，獵屈宋，折以孔氏，吾家琴南謂昌黎下筆之先，須唾無數不應言與言之似是而非者，則神志已空定如山嶽，然後隨其所出，移步換形，只在此山之中，而幽竊曲折，使入者迷惘，而按之實理又在在具有主腦，用正眼藏，施其神通以怖人，人又安從識者，棠案三子之說，當以琴南言之最切，明允只道蔽掩，意似嫌晦，少游則比擬無倫次，失之太誇，惟琴南之評論出於其外，又能入乎其中，非於韓文三折肱者莫道。

第十八節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少精緻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轉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瘠，因自放山澤間，其煙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其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喜蕭俛，貽書言情曰：

「僕向者進當艱窳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遊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途者怪怒媿疾可得乎？與舉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詬轉移，羈囿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嘗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益坐困辱，萬舉恆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抵益爲羸

，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耗重臙，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飢革慘悚，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沐湯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風音特異，鶻舌啤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嘒嘒，晝夜滿耳，聞此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枚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豚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點，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

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論陷如此，豈非命歟！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倘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辜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田，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德宮，增鑿唐大雅之計，雖不得然，亦不虛爲太平人矣。」

又貽京兆尹許孟容書曰：

「宗元早歲與負學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道不自料，勤勤勉厲，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與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強其素志如此也。」

末路厄塞難就，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謬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祿，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

宗元於衆黨人中臬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又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始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辜，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堪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焚瘖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舉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俸奠，願無後繼者，懷懷然歔歔慄慄，恐此事便已催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土女徧滿，皂隸庸甸，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蛙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

爲者，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謬，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愛惡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乘志遵分，被謫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而有詭，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賞金以楨同舍，親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辦，非口舌所能勝也，鄒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鐘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齋上客，張倉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比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誑詭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沉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者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藉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胃嗣有

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

宗元久漂泊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逐，不振，然其才質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健雅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其詩之佳者如：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江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韓柳齊名，若論風力，柳實勝於韓，千百年來盛稱韓以韓能尊孟軻崇孔道也。

劉夢得謂柳文「端而曼，苦而腴，穰然以生，穰然以清，」翠南謂此四語雖柳州自道不能達心而他逸也。「(柳文研究法)。此論柳文也，亦可以論柳詩。

第十九節 張籍

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當時有名士皆與之游，而愈賢之。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集七卷。其詩之著者如：

行路難

湘東行人長歎息，十年離家歸未得，弊裘羸馬苦難行，僮僕饑寒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升天翼。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白樂天讀籍詩集云，「張公何爲者，業之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姚合讀籍詩有詩云，「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余謂籍詩如節婦吟云「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清麗柔婉，權有古樂府風。

第二十節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元和初應制策第一，年五十三卒，稹自少與白居易偕和，當

時言詩者稱元白爲元和體。其集與居易同名長處。其詩之佳者如

閩州開元寺壁題樂天詩

憶君無計寫君詩，寫盡千行說向誰？題在閩州東寺壁，幾時知是見君時？

第二十一節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幼聰慧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遣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

居易文辭富艷，尤精於詩，……嘗與韋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文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自上聖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繼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

見，情見則感易交，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搃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棠案以下元首明股肱良一段鐘撰詩品序言之甚詳，已見前篇故從略）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醜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廬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尙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日來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竊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嫁它哉由是增價。

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

又昨過漢南，適遇主人集衆娛樂，它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僕之詩人所

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間適者思譎而辭，以質合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愛我詩哉？……

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辭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銖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棠案此篇名曰書札，實則樂天自傳，故刪繁就簡，祈便觀覽）

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三十卷，並行於世。其詩之佳者如：

長恨歌

傳開元中，秦階平，四海無事，明皇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姑委於右丞相，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盪其間，上心油然，若有願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宏農楊元琮女

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織禮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綺羅，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治其容，修其詞，婉戀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感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貫，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盤饗盤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

上聞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蒼黃輾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明皇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凶，歸元大駕還都，尊明皇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子弟，玉璫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獻款，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魂夢，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自言有李少君之術，明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萊，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曉，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年已還事言訖，惘默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

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寧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之曰，昔天寶十載侍輩遊紫雲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衙，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纔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藍屋，鴻臚卿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徵尤物，窈窕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臚馬，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記者，

有明皇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前進士陳鴻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漫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鞀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月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斷腸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典柳，芙蓉如面

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徧，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鈎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涕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斂壁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此叙貴妃姿色天然。唐書地理志天寶六年，更溫泉宮曰（華清）宮，治湯井爲華清池，溫泉卽湯井，（凝脂）言貴妃肌膚嬌膩也；（侍兒）宮中侍女。此叙其專寵三千宮人懷恨作。漢武故事，武帝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好否，笑曰：若得阿嬌爲婦當作金屋貯之，所謂（嬌侍）衣者言侍貴妃之夜後宮佳麗之妃嬪也。叙其善歌舞巧媚承迎末句起下有樂極生悲之慨已兆長恨之端也。太真外傳，楊貴妃小字。唐書，開元五年，置溫泉宮，於驪山，天寶六年，改爲華清宮，卽驪宮也。綱鑑乙未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反，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上宴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勅書，悉召諸將示，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卽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解，令之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附祿山者，惟

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鞀鼓）戰鼓也。綱鑑，丙申十五載，帝出奔蜀，哥舒翰摩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命龍武大將軍東元禮，整頓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萬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入，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至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前，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鎗揭其首，上救履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屍，置驛庭，召元禮等入視之，於是始疑部伍爲行計，按綱鑑安祿山不意上遽丙辛，遣使止崔乾拓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於是賊勢大熾，嗣後祿山聞曩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

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枝蔓無窮，卽所謂九重城闕烟塵生也。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後宮人搔頭皆用玉。劉幸題第山潑瀑池慶雲庵詩，澗落呂公泉，橋橫蜀道棧太真外傳，上至斜谷口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漢書武帝紀，帝作大池，漸臺二十餘文，名曰太液池。唐書禮樂志明皇旣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阿監宮闕之類。鴻都門名也。此叙道士已入其門尙未遇見太真用筆不驟前段用聞字是道士聞太真之信，此段用聞字是太真聞天子之使，引出後段見字善用襯托法，小玉夫差女名。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王維詩羅幃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長生殿名爲集仙臺，以祀神。爾雅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

上陽白髮人

上陽人，紅顏閣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人，

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飛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尙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月上陽白髮歌？

〔上陽〕唐宮名，爲高宗時所建，在今河南洛陽縣。玄宗天寶末，使密采美色女子，當時號「花鳥使」。呂向（字子回，涇州人，玄宗時官翰林）嘗奏美人賦諷之。

新豐折臂翁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髮眉鬢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

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迴。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儉將大石捶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啾啾。老人言，君聽取。君不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玄宗時，選坐部伎子弟教習樂歌之所，故址在今陝西長安縣。天寶中，南詔王閣羅鳳反，據住雲南。（瀘水）源出雲南石屏山，東流注入盤江。指宋璟。——古時，三公及將軍，能開設府署，辟置僚屬，故稱開府。楊貴妃從兄。

昔人多以元白並稱，余謂白居易賢於元微之遠矣，魏長恨歌琵琶行諸作，李杜之後堪稱

第一，顧況嘗踏樂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披卷，誌其芳澤詩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我謂斯文遂絕，今後得子矣，前言戲之耳。其感人如此。然則當日知樂天者固不僅樂府教坊唱妓下層階級矣。

第二十二節 溫庭筠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少敏悟，才思艷麗韻格清拔，工爲詞章小賦，與李商皆有名，稱溫李，數舉進士不第，思神速，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成，時號溫八叉。著有集二卷。其詞之著者如：

憶江南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菩薩蠻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嫋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畫羅金翡翠。

香燭銷成淚，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

周濟謂詞有高下之別，有輕重之別，飛卿下語鎮紙，端已揭響入雲，可謂極兩者之能事

張昇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劉融齋謂飛卿精艷絕人，王國維謂精艷絕人四字飛卿差近之，葉翽飛卿詞，如春花初放，如秋月方升，如清晨四五句，驚之太陽，朝氣蓬勃，個中自有可人之處，其風采視盛唐諸公之五七言詩，則又別開生面矣。

第二十三節 杜牧

杜牧字牧之，京兆宛平人。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會昌中遷中書舍人，人稱小杜，以別於杜甫。錄詩三首：

傷友人悼吹簫妓

玉簫聲斷沒流年，滿目春愁隴樹烟，艷質已隨雲雨散，風樓空鎖月明人。

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南朝〕東晉後宋齊梁陳皆據南方，故稱南朝。按南朝梁武帝時，佛教最盛。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紗，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秦淮)即今南京秦淮河。(後庭花)南朝陳後主，每引賓客遊宴，使其賦新詩，采其尤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後將玉樹別爲一曲，見樂府詩集。

全唐詩話稱故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能鎮，間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敢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邀之，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二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氣意閒逸，旁若無人，牧不拘細行故詩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謂詩人曠達，自然，不宜繩以周孔禮法。「所謂禮樂仇姬旦，詩書繹孔邱」，可爲小知者下一針砭。

第二十四節 章莊

章莊字端已，杜陵人，見素之後，曾祖少宣徵宗中書舍人，莊疎曠不拘小節，李詢爲西川宣諭和協使，辟爲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建辟爲掌書記，尋召爲起居舍人表留之，後相建爲僞平章事。其詞之佳者如：

菩薩蠻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墟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其二

如今卻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

劉公晟曰，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世。牛驕，和凝，張泌，歐陽，韓偓，鹿虔恭，不離唐絕句，……于神味處全未夢見。余謂唐代詞除溫韋二家外，餘皆莫脫詩之環套，未足以言詞也。詞呼應最難，而呼尤難於應，「如今卻憶江南樂」，從半空中應出一聲，然後接云「當時年少春衫薄」此便是呼，「騎馬倚斜橋」是應，「滿樓紅袖招」是呼，如此一呼一應，便虛動入律，陳眉公曰「製詞貴于布置停勻，氣脈貫串，其過處尤當如常山之蛇，顧首顧尾」，呼應靈便首尾兼顧是也。

端已而外，如張志和之漁父（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韓翃之章臺柳（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

應攀折他人手。韋應物之調笑令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王建之調笑令(團扇團扇，奚人病來遮面。玉顏顛顛三年，誰復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陽路斷。)劉禹錫之憶江南，春去也，多謝洛陽人，弱柳從風疑舉袂，芙蓉露似霏巾，獨坐亦含嚙。白居易之憶江南(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長相思汗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皆有聲有色，惟諸公究長於詩，故附述於此，蓋唐代爲詞學草創時代，舉飛聊端已足以概其餘耳。

此外唐代詩人之次要者如

崔曙宋州人。開元二十年登進士第。錄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容詩一首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來一作西 共一作一

王之渙并州人。有文名，天寶間與王昌齡等皆名動一時。錄涼州詞一首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盧儲貞元間擢進士第一，錄懽詩一首。李翔典郡江淮，儲以進士投卷，翔置几案間，其女見之，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翔聞選以爲婿，明年果第一人及第。

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爲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

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居鹿門，自號間氣布衣。咸通八年登進士。黃巢陷長安，僞署學士，使爲識文，疑其譏己，遂及禍，集二十八卷。錄惠山聽松菴詩一首：

千葉蓮花舊有香，半山方剎照方塘。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牀。

又其次，如魏徵，李百藥，蘇味道，李嶠，蘇頌，張說，宋璟，姚崇，張九齡，顧況，裴迪，儲光羲，錢起，裴度，孟郊，牛僧孺，賈島，李商隱，段成武，韓偓等二千二百餘家。成詩四萬餘首不及一一備載，惟有聽讀者逕行參考全唐詩及全唐詩補遺耳。

第二十八章 唐詩發達之原因

唐代文學，散文，及賦，均未有若何長足進步，所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說殊不可靠，蓋唐代文學之發達並不在散文，而在詩，唐詩卽就其作家及數量言已超越唐以前之詩學總成績，唐詩分古體今體，其依倣六朝，篇無定章，句無定式，長短隨意者名曰古體；調以平仄聲律，加以句語排整，號稱律詩者，名曰今體，古體今體對立鴻溝。

唐詩之所以發達，要不外下列二因：（一）唐代思想偏重儒教，觀太宗開宏文館，聚四部二十餘萬卷，妙選天下文學之士，商榷古今，可以徵之矣。間雖有玄奘齋譯印度論一千三百三十餘卷，高宗特崇老子尊爲太上玄元皇帝，然釋道二教在宋究甚微，儒學獨發達甚盛；儒教首重詩書，唐代之思潮如此，其文學之趨向，焉得不偏重於詩？（二）唐代以詩學取士，世主靡不能詩，廟堂之上，雍容揄揚，侍從游宴之作，奉詔應制之篇不一而足，觀太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廣和；中宗誕辰內殿宴作聯句；德宗令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憲宗讀白諷諫詩召爲學士；穆宗善元稹詩，徵爲舍人；文宗常於曲江賜宴羣臣賦詩，特置學士七十二人；宣宗注意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人物，若有能詩者不中第，必歎息移時，白居易死以

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宜乎唐代詩學盛極一時，開有史以來，詩學全盛之新紀元。

此外尚有可附帶說明者，小說是已。例如，袁郊之紅線傳，薛調之劉無雙傳，李公佐之謝小娥傳，裴翎之崑崙奴，聶隱娘，張鷟之游仙窟，蔣方之霍小玉傳，元稹之會真記，許夔佐之章台柳傳，陳鴻之長恨歌傳，沈既濟之枕中記，皆有聲於時。

第七編

五代文學

第二十九章 五代文學之背景

唐末羣雄割據，中原大亂，疆土四裂，國內號稱皇帝者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史家稱曰五代。五代共歷五十載，國君更易凡十有四，被弑者凡七，被廢滅者凡二，其以善終者，僅五，易國凡五，易姓凡八，起於盜賊者爲後梁，出於胡族者爲後唐後晉後漢，契丹以鮮卑別種，入主諸夏，在此亂離中，氣節名教，蕩然無存，誰復有間情研究古典文學，詩書既廢，辭賦早已束之高閣，於是民間文學，遂乘時而起長短句於是興焉。

第二十章 五代詞學發達之原因

五代詞學發達之原因有二，（一）由於外族雜入中土，多不諳中國古典文字，故淺近之長短句特別興盛，二由於君主提倡，如南唐後主李煜，在圍城中猶作臨江仙詞，即可知一代帝王愛好詞學之專矣，他如後蜀主王孟昶，南唐中主李璟，吳越王錢俶皆以愛好詞學見稱於世，人謂五代君主多政治上昏君，藝術界忠臣，李後主拙於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為南面王良不誣也。

第三十一章 五代詞家

第一節 馮延巳

馮延巳字正中，官南唐左僕射同平章事，其詞之佳者如：

謁金門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香徑裏。手按紅杏蕊。門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鶯喜。

（按）按揉也。（門鴨）以鴨相門也，三國志：「吳建曰孫侯慮於堂前作鴨門欄。」歸國遙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

（瀟湘）湖南瀟水湖水之合稱。

張皋文稱正中爲人專蔽固嫉，而其言忠愛纏綿，王國維謂正中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間有宋一代風氣，棠謂正中小詞，句多含蓄，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故能使人讀之

神觀超越。

第二節 李後主

南唐後主李煜，字重光，聰晤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特長於詞，南漢亡後，後主權甚，遣使朝宋，貶國號曰江南。開寶七年，宋遣曹彬伐江南，後主遣翰林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罪過，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兩家可乎？」城陷，後主出降，其詞大索皆佳，如。

虞美人

春花秋葉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填回首月明中。彫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

(砌)層疊比次也。

烏夜啼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瑣清秋。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是難。流水落花歸去也，天上人間！

（闌珊）猶言衰落，白居易詩，「詩情任意漸闌珊」，漸衰落也。

周濟論詞雜著云（李後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麤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已淡妝也，後主則麤服亂頭矣。王國維）人間詞話，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君者短處，亦卽爲詞人長處。又曰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棠謂後主詞，情柔聲曼，白描不近俗，修飾不覺文，生香真色，在離卽之間，其最得力處，固由其天性素真，無塵俗氣，然具體論其詞之妙趣，則全在結語上見工夫，如烏夜啼云「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末句結得何等含蓄，此卽沈義父樂府指迷所謂以境結情之法，故能有有餘不盡之意。

五代詞家，最出色者卽上列馮李二氏，其次如李存勗之。

如夢令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

和疑之

薄命女

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窗裏星光少。冷霞寒侵帳額；殘月光沉樹杪。夢斷錦幃空悄悄，強起愁眉小。

牛嶠之

更漏子

南浦情，紅粉淚，爭奈兩人深意。低翠黛，卷征衣，馬嘶霜葉飛。招手別，寸腸結。還是去年時節。書托雁，夢歸家，覺來江月斜。

〔南浦〕江文通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別離之所也。

菩薩蠻

舞裙香煖金泥鳳，畫梁語燕驚殘夢。門外柳花飛，玉郎猶未歸。愁勻紅粉淚；眉
翦春山翠。何處是遼陽？錦屏春畫長。

薛昭蘊之

浣溪沙

傾國傾城恨有餘，幾多紅淚泣姑蘇？倚風凝睇雪飢膚。吳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宮殿半平蕪，藕花菱蔓滿重湖。

（姑蘇）山名，姑蘇臺在其上，吳王夫差所造。

小重山

春到長門春草青，玉墀華露滴，月隴明。東風吹斷紫簫聲。宮漏促，簾外曉啼鶯，愁極夢難成。紅粧和宿淚，不勝情。手按裙帶透花行。思君切，羅幌暗塵生。

（羅幌）幃幔也。

毛文錫之

河滿子

紅粉樓前月照，碧紗窗外鶯啼。夢斷遼陽音信，那堪獨守香閨？恨對百花時節，玉孫綠草萋萋。

（百花）陶朱公書，二月十二日爲百花生日。

牛希濟之

謁金門

秋已暮。重疊關山歧路。嘶馬搖鞭何處去？曉禽霜滿樹。夢斷禁城鐘鼓；淚滿枕。檀無數，一點凝紅和薄霧。翠蛾愁不語。

顧夏之

訴衷情

永夜拋人何處去？絕來音。香閣掩，眉歛月將沉。爭忍不相尋？怨孤衾；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

（爭忍）怎忍也。

毛熙震之

清平樂

春光欲暮，寂寞閑庭戶，粉蝶雙雙穿檻舞。簾捲晚天疎雨。含愁獨倚闌韓；玉釵煙斷香微，正是銷魂時節，東風滿院花飛。

（銷魂）江文通別賦，黯然魂銷者惟別而已矣。

歐陽炯之浣溪沙

落絮殘鶯半日天。玉柔花醉只思眠。惹窗映竹滿爐煙。獨掩畫屏愁不語，斜欹瑤枕髻鬟偏，此時心在阿誰邊？

賀明朝

憶昔花前相見後，只憑纖手，暗拋紅豆，人前不解，巧傳心事。別來依舊，孤負春晝。碧羅衣上蹙金綉，靚對對鴛鴦，空裏淚痕透。想韶顏非久。終是爲伊，只恁偷瘦。

(紅豆)亦名相思子。相傳有人歿於邊，其妻思之哭於樹下而卒，故名。

孫光憲之

謁金門

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白鷗春衫如雪色，揚州初去日。輕別離，甘拋棄。江上滿帆風疾。却羨綵鴛三十六，孤鸞還一隻。

(三十六)漢霍光嘗於園中鑿大池，植五色蓮，養鴛鴦三十六對。

張泌之

江城子

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金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還笑道：「莫多情」

浣溪沙

枕障薰爐隔綉幃，二年終日兩相思。杏花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

李璟之

山花子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菡萏〕荷花也。詩經比澤之陂，有蒲菡萏，爾雅，荷芙蓉，其華菡萏。

上列作家中李存勗爲後唐詞人，牛嶠，毛文錫，牛希濟，顧夔，毛熙震，歐陽炯爲西蜀詞人，孫光憲爲荆南詞人，張泌，李煜，爲南唐詞人，就中以南唐詞人爲最出色，蓋馮延巳，李重光，皆南唐詞人也。

82

449939
(3)

9208967